西堂集 四

神道碑銘

共十四

西堂先生集神道碑銘卷之一目錄

西堂先生集神道碑銘卷之一

江原道觀察使徐公神道碑銘 并序

肅宗辛卯冬江原道觀察使徐公寢疾于家至壬辰二月一日告終春秋五十七用是年四月丁巳葬于坡州晩莊山坐酉之原從先兆也蓋自穆陵之世黨議始行至先朝而其害烈矣用人則不問賢不肖才之有亾唯刻急是崇是尚以是嗜利無恥者多趣合時尚以求進用而恬淡守正之士舉見擯抑士大夫生於是時其能自拔亦難矣獨公由初汔終無適無莫其仕也有以利乎物其處也有以自守而無求於

外顧常有恒言曰古之君子以身徇國今之君子以
身徇黨余每愛誦其言以爲至論今公没且十有餘
年世運益下滔滔靡靡愚哲同軌雖欲復得見如公
者其可得哉悲夫公諱宗憲字致道少孤能力學自
立丁巳登上庠庚申擢庭試選隷承文院兼史局郎
預修顯宗實錄例遷成均館典籍禮兵曹佐郎己巳
仁顯王后遜于私第公與吳公斗寅朴公泰輔疏爭
不得吳公朴公皆栲死公初胥命闕下已乃屛居西
湖至甲戌夏始除兵曹佐郎移司諫院正言辭遠求
外得洪州縣監三年以正言召還道遞拜侍講院文

學陞弼善移奉常寺正司諫院獻納旣遆旋除司憲
府掌令兼知製敎復除文學故事召對不臨讀公進
曰讀史要須精熟在燕閑時固宜詳究臨筵亦宜復
讀前文世子嘉納遂爲成規還司諫院司諫疏請節
損惠局及他衙門不緊費以裕賑資辭遆復連除掌
令輔德司成宗簿寺正端宗祔廟公以大祝進階通
政出爲林川郡守居一年罷歸拜兵曹叅知移承政
院同副承旨例陞右副上嘗賜後官死公以所係甚
重乃入對言玆事宜與大臣議處今夜半下一紙書
與臣等二三人斷而行之恐非長慮之道又請繳還

備忘反覆爭論甚切上始從之數日更申前命公復
疏請全恩不省遞而旋除者三坐違召罷叙拜兵曹
叅知移右承旨因虹變陳戒累百言又言兩西關東
被災宜蠲稅額上幷嘉納遞拜工曹叅議求外除仁
川府使朝令督舊逋甚急公疏言畿民飢饉幸少甦
不當追徵宿欠以益其渙散列邑賴之因事罷俄薦
拜廣州府尹入爲戶曹叅議差冬至副使大臣言公
實病狀得遞連除工禮曹叅議出爲江原道觀察使
因陛辭陳原州數遞之獘請勿以舊逋拘觧由自是
吏原者不復覬免任滿還朝拜掌隷院判決事病遞

公為人祥和豈弟操履貞固人不敢干以非義平居
簡默至別事是非雖朝貴與親好未嘗顧藉依違尤
不喜頡頏馳逐一切得失榮辱泊然不入於心公退
輒憑几看書門庭闃然無人跡時或蒔花栽柳以寓
興適情而已吏事尤精明其為民易簸興壞恒如飢
渴乙亥歲大歉洪州尤告病公旣請留本縣大同穀
又請得常平錢布并私捧之剩別貯之每旬計口頒
食作席屋以處流民而哺以粥少甦則與之米使自
食壯者樵少者炊及麥熟無一損瘠移縣學而新之
進諸生躬自勸誨年稚者因所居置師而教之多彬

彬成就至今洪八補公政不衰廣州爲畿輔重鎭居
民皆仰食縣官竭䠞無恒心公一意拊循舊例官所
需用皆責辦常稅之外名色旣繁民以重困公剏新
制每結賦米二十斗自國稅至官須俾皆於是乎出
民力比前大省而用以之裕吏不得夤緣侵漁久而
民愈稱便又倣种世衡青澗故事敎吏民習射而厚
其賞凡塡補隊校亦取其中多者由是人皆競勸捐
俸設屯於三處募民耕墾歲收數百石穀以爲犒賞
賚至遞歸州民相率遮行路枳馬不得前攀挽涕泗
十數里不絶廣人之言曰前守公未有如公後守公

未有及公嶺西地瘠而賦結十四斗公請蠲二斗俾
與他道均又作詳定法稟于朝行之省橫歛三之二
民情大悅屬縣舊有常平錢租攤配下户歲久困不
能輸逃散死亡害延隣族公盡奏蠲之簡閱師徒團
東山民試其才技而賞行節縮冗費廣儲米穀以為
緩急需公之為政其大者如此每慟祿不逮養亨祀
務盡豊潔及當灌薦孺子號感動傍人以不及事忝
判公者事叔父相國公愛敬備至妹壻積年嬰疾公
惓力致藥餌沒則哀傷之踰度其家人竊言甚公之
淚可漂屋家居恒不免飢窘而處之晏如仕宦三十

年田園不增一畝晩欲休官歸農屢見於吟咏篇章
而寢病竟亦未能也性嗜書未嘗一日釋手所著續
自警編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公旣無求於世世亦
方以抉摘排軋為賢以故其名位不過止此然此固
所以為公者歟達城之徐皆祖高麗中郎將閈代有
名德譜不絕書至忠肅公渚益大以昌生諱景霄尚
穆陵第一女貞愼翁主封達城尉生諱貞履南原府
使贈左贊成生諱文夏贈吏曺叅判娶東萊鄭氏學
生以和女叅判廣敬孫是為公考妣公配貞夫人慶
州金氏生三男三女男長命淵文科承旨次命涵命

哲女長適宋必恒文科司諫次適任海元季夭公於
余為中表兄自少慕公為深今老矣閱世既久益思
公冲和樂易之 為不可復追今承吉托以墓道之
銘義不敢辭為之執筆太息而書曰
古之人以身徇國今之士以身徇黨帖肩附耳爾和
我唱孰與我同高位吾畀其貳吾貳俾汝瘡痏公處
其間淡爾自守其仕於外如雲出峀去為甘雨澤被
南畝飲而歸來頹然一枕盆花數榮園木交蔭至樂
內全奚慍鄙飲翹翹軒軺南街北里公方嘯歌左經
右史吾和孰汨爾榮匪志謂天佑善壽胡不永晚峯

之下有幽其境公樂斯丘屢形吟詠沒而歸藏我涕
其迸揭銘墓道躁夫是警

吏曹叅判李公神道碑銘

麗初太師棹佐麗祖有開國功李氏之貫全義者咸
祖焉簪組相望八百餘年至本朝英陵朝孝靖公貞
幹以孝聞六傳而北道兵馬節度使贈領議政濟臣
以文武材爲穆陵朝名臣世號淸江先生淸江仲子
諱壽俊官永興府使贈領議政以孝旌閭生諱碩基
官刑曹正郞贈左賛成亦以孝聞生諱行逸官義禁
府都事贈吏曹叅判有弟行運官旌善郡守連三世

官不大顯其顯自公始公諱廷謙字景益旋善公之子而子於都事公旋善公之配曰驪州李氏贈承旨以省女都事公之配曰青松沈氏校理贈吏曹判書熈世女公性夷曠和厚平居簡默寡言無所譽爲尤不喜詡詡馳逐惟樂與布素舊交對酒寫懷至於要津權門則足跡如掃生於黨論之世深惡傾軋惟於事之當言者指陳鯁亮無所撓屈戊寅司諫鄭澔疏詆祭酒尹拯甚醜目之以背師其氣餤如焚無敢出而抗者公時爲執義獨啓請罪澔於是應教金鎭圭持平鄭維漸相繼攻公甚力公引避言師生之義父

子之倫輕重有間尹拯所遭乃其不幸而非其過也今澔不究其本嘘燎於既灰之後臣安得不論掌令金德基承望時議　遞公職上直公命遞維漸始士論以此爭詰數十年至是而是非始有所定公之見忤時論亦由於是己卯以董役恩陵勞陞通政拜刑曺叅議遷右副承旨兵曺叅知乞養爲延安府使一以約己便民爲務吏盜軍布者數十人法當盡死公重之杖而徵其布以充未輸之役吏民交頌焉辛巳棄歸丁沈夫人憂服闋連除兵曺叅知禮曺叅議承旨出爲忠清監司以李淑人年高辭不赴除兵曺叅

議大司諫廟堂將改築都城力詘而績不成主事大
臣嫌於無辭停役乃請奏聞後始築公深斥其計窮
彌縫之失大臣於公爲中表望公頗深丙戌擢授咸
鏡道觀察使修鍊武備省減徭稅苟可以利民不恤
毁譽之外至安城爲北路巨鎭吏其間者多無良重
以荐飢弊滋而民不堪命公狀于朝蠲七年貢稅又
捐營儲俾蘇其殘舊例每歲歛輒移嶺南粟搜船轉
漕恒患後時而漁鹽復失其時始欲救民而終乃厲
民公患之南關列邑皆有營穀一年之剩邑率累百
石公錄其數又移營儲設倉積峙以時歛散旣除海

運之弊而荒年救民又不外資自是民不以病告秩
滿以大司憲召還上爲營王子第宅將買具赫家公
言赫是作獻王后父母主祀之人且左右民居見毁
者多願勿買上從之遷拜戶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又除大司憲兼同知春秋館事崔公錫鼎編禮書
刊行已久至是司諫李觀命謂之毁經侮聖疏逐之
公惡其意不在禮書爲之疏辨遷拜吏曹叅判提擧
繕工監引疾辭遞除禮曹叅判己丑五月二十八日
終于正寢春秋六十二以其年七月葬于楊州治東
奈谷村抱巳之原公登己酉司馬擢壬戌增廣隷槐

院為權知副正字薦入史局自檢閱歷待教奉教陞
典籍監察禮曹佐郎屢擬臺省輒斬黜力求外出為
襄陽縣監既罷歸屏居郊舍久之除兵曹佐郎陞正
郎出為平安都事甲戌更化始除侍講院司書司諫
院正言司憲府持平首論巳巳諸臣不能力諫廢妃
之罪仍請褒奬李后定李萬元以勵臣節薦授弘文
館副修撰陞校理又拜獻納兼知製教漢學教授西
學教授侍講院司書校書館校理遷吏曹正郎通塞
人物舉循公議丙子以暗行廉察湖西發安興倉粟
以哺飢民陞弼善移司諫應教舍人兼輔德司僕正

執義天久旱不雨請罷嬪御第宅非時營造之役以其財移補賑資公之所歷官位如此而其在玉堂前後最久每因文義多進諷規嘗講大學衍義公進曰外作禽荒內作色荒古人雖并言然自古人君或能存戒玩好而至於女色鮮能自制亡身覆國恒是之由內荒比外荒爲尤重上稱善又曰昔我仁廟久勞于外克知民事之艱難亦越孝廟備嘗遼塞風霜卽阼之後薪膽厲志斯二聖之治度越前古殿下不必遠法前代以兩朝之勤政爲法則幸甚上又稱善又因眞西山論漢之文武公進曰古人言非言之難行

之惟艱殿下遇灾責躬綸音懇惻而廷臣或有直言者則外示嘉奬實無採用之效此殆近於武帝見於制詔燁然可觀而其視文帝淵默恭儉止輦受諫之德果何如也上復稱善相屬又因講碩人章公進曰人君若無修齊之德則貞靜之德易踈而狐媚之態易昵衛莊有莊姜之賢幽王有申后之德而終爲嬖妾所蔽此詩人之所哀而後世之所當鑑上默然不荅知公意有所指也公少孤事沈夫人至孝族于沈者皆言夫人無子而有子乃勝有子無子不爲恨兩弟窮無以爲生俾於我衣食貧賤之交不以旣貴而

渝其情口不談人過失有問者輒云吾未嘗語吾兒
矧語君耶配貞夫人海州崔氏永柔縣令時高女賢
有婦德克相君子以成内治後公十四年而卒祔
公墓有一男徵成令爲成川府使娶忝贊鄭齊斗女
不育後娶徐宗訥女有一男二女并幼公於德壽爲
族祖同出于清江公又與吾先人同庚而同仕于朝
今成川公具狀屬銘竊念公素不喜誇詡恒病世之
爲墓文者過於浮張今於銘公之德寧失之約不敢
諛不敢溢斯公之志也亦成川公之志也銘曰
清江之後四世乃昌長身豊頟鵠峙鸞翔維初通籍

橐筆含香運有平陂時哉卷舒晉塗旣闢狀于大輿
豸冠在列屢奏讜言法筵啓沃天語春温孰踵伯寮
肆其巧讒盈庭緰緰有舌如簧公奮其筆落其牙角
羣僚動色秋空一鶚凡今之人匪産空桑胡努其目
有弧之張王曰喻哉乃言其宜匪父曷育師教曷施
苟傷吾親義固當斷王言炳炳日星其揭維北有土
俗獷而厲摩之拊之亦以武濟我民阻飢踰嶺望哺
雲帆轉海越險驀阻北船春徂南粟秋至燎延我廬
資彼遠水乃積乃倉歛散有術隣邦奚癸我庚已溢
究不爲害民安其堵民亦有言公我父母公恵在北

公歸王朝乃長憲司乃佐天曹飛不盡翰齡胡違德
薦紳涕洟交咨迭惜雖楊有原惟公攸藏鑱文詔後
百代耿光

贈吏曹判書行平安道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肅廟在宥人才視古爲盛雖黨議崩析多不能盡其
用而論者謂比之成宣兩朝庶無所愧至其末年盛
極而衰然猶多名公卿以左右王家而若其文學才
猷兼而有之則咸推按使李公爲首今公沒且二十年
世道屢變而人物日益凋喪每內外職告窠輒患無
擧畀之人於是世之思公爲益深而居然有九原難

作之感矣公擢丁卯司馬始仕爲康陵叅奉移翊衛
司侍直差嘉禮都監郎旣竣事陞品除造紙署別提
前後在小官斤斤奉職不怠益勤遭母夫人喪旣闋
服除義禁府都事遷工曹佐郎己卯春魁柑製又魁
殿試以資窮陞通政拜僉知中樞府事當路有嫉公
者斥爲平山府使踰年而治大有聲以病辭遞除判
決事同副承旨薦授廣州府尹政令嚴明治效赫然
疏陳邑弊數萬言多見採施搆瓦屋勑站以除役民
造草舍之弊自是民不知有勑行而列邑多來取法因
事罷邑民相率詣駕前上言有淸如水直如矢之語

叙拜慶尚監司因前使仍任不赴復除承旨兵曹叅知出爲忠淸監司黜陟公嚴不饒貴勢列邑震慄常如公在側無敢慢其事者公以湖俗喜訟而獄之大者舊例必具兩邑令始按問每患職事鞅掌不能以時約會各道都事課試檢田外無他職事類皆請暇在京若令兼管刑獄如中朝提刑獄因可無滯而在朝家歷試之道亦爲得宜上下其議廟堂格不用公深恨之於是戒告列邑盡心究覈列邑旣条列獄案以上則公輒逐事鉤問多出人意表老吏無不咋舌驚服南相公九萬在結城語人曰近觀按使政治其

明不可及也訟人子有撃鼓愬公者上始疑公濫刑
命罷公職及行查而其誣悉彰叙拜兵曹叅議俄除
黄海監司其治一如湖西列邑貪吏多有觧印去者
舊有軍興時屯田數十處法久弊滋營牙兵盡屬各
屯而營中需求一責於此爲屯監者侵漁百端屯卒
不能堪逃散相繼公以爲牙兵所以成軍容而備緩
急屯田所以因兵農而儲蒭粮今者名實相戾各屯
則專責需用監司則手下無兵惡乎其可也查整卒
伍盡蠲雜役團束作隊而減爲八屯只管粮餉自營
檢其斂散於是積穀比舊充溢而監司始有萬餘精

兵矣操閱之日大行犒賞軍卒踴躍歡聲如雷朝家以海西壤窄而賦煩議行大同以紓民力而顧患量田之難論久不決至是公上言尙錮他道所無之別役不待量田而大同之法決可行条奏甚詳廟議始難而終以公言爲然事幾就而時事遽變異議者羣起而攻之公知不可有爲累疏辭職得遞乃已入爲兵禮曹叅議右副承旨成均館大司成慨然以興學振才爲已任脩明日講月課之規課試則黜浮華而取典實講學則日爲諸生解說經義反覆亹亹於是士皆競勸文體爲之一變而槐陰中絃誦聲相聞每

開塲之日戒飭嚴明士謹遵教令一惟公之聽旣又屢陳疏釐革獘法改公薦定東西齋額數而禁侵㬥泮隷至於養士之財亦爲之裁定出入杜絶奸蠹制度纖悉蔚然有作興之效然忌公者日夜謀所以去公遂騰章搆公且謂公與諸生講說有不合於意輒捽曳而罵詈之公議大駭玉堂至陳疏痛辨而公竟去職矣拜吏曹參議公旣嚴屛私謁而長詮者又惟公之信公遂得行其志一時注擬號稱得人而吏胥歛手不敢干焦管槐院備局提調皆世所稱極選也公聲望日隆廟堂諸公每相謂某今才具擬議百處

一人之身何以分排其見推重如此而噎娼之類隨
而謗傷於是李觀命趙道彬相繼投疏詆公甚醜上
嚴斥并罷其職公不樂在京即歸廣陵課農種菜爲
久任計會有儀曹之命公引前事力辭上以臺言不
公爲答時海西因公前所規畫定行詳定法朝議欲
煩公再行旣除公爲監司因促令赴任公黽勉承命
上引見特加奬諭以爲知鄉盡心國事海西事非鄉
莫可委者公感激圖報旣至凡民徭國賦前所經始
而未行者一一條列利害上聞并許施行西民賴以
蘇息又以爲支勑得其道然後詳定之法可遵行不

廢設勅需廳於沿路各邑自是費省而事易辦方公
之行新法也墨臺宰猾胥扇動謗言無脛而走四方有
不勝其囂囂公不動不搖斷行不疑識者韙之辭遞
入為禮曹叅議移吏曹叅議并辭不就朝議擇使日
本者以公為上价仍除戶曹叅議行未發而有海賊
警朝野恟懼左相徐公宗泰上劄請留公仍除湖南
伯會海警稍息而節使自燕還言虜中多可虞朝議
又以為關西比湖南為尤重遂移公平安監司前後
凡有急必推公使當之公既莅任列邑風動不令而
從為館軍之難支也罷復戶及世傳之役俾納布如

他軍館軍始得蘇息而驛儲豊腴馬比舊增至百餘匹為僻邑出站之難也使輸財於沿路邑而除其迎送兩得其利平壤城年久而圮蕩然無藩蔽而拘於丁卯之約視為當然公受命於朝鳩工聚財因舊增築期年告畢壯牢高厚仡仡言言而民未嘗靡一日之農公每暇日身親履行賞能警惰將吏競勸勿亟不止始渭原民越境殺清人清差穆克登至鳳城與我國宰臣會查而克登意不在查事實欲窺覘西北一帶徑蹊公追駐灣上以觀變而又馳啓言雪罕嶺稍近內地不可許過林土玉洞以上絶險不可通彼

行而過險當自止計無便於此者及與克登過牢非內地之通路而許其水行且使舌人責籍查事而徑尋白山之為狡詐克登既辭屈而拏舟泝流湍急石險不得進而還公策其必再來貽書廟堂俾早定計至翌年克登果自頭道溝復出是為廢四郡地盡處而北關初境也朝廷使西北各供待公啓言彼既以北路初境為言設令出於西界但當告以北路迎接之意而已豈意兩路并應使彼遍見西北地形乎朝廷是公言而猶令接應於境上公不得已送幕裨一人往待於廢四郡而戒之曰慎勿出見但使守卒告

以北路迎接之意彼當自去也克登既至幕裨應之
一如公旨克登果撤去復出北境北境大發民治道
至海上而西民獨免於鑿山通道克登亦不能投足
窺西邊皆公之力也公氣度沉凝存諸中者誠慤而
無偽當官盡職若子反之飲屈到之芰必殫誠竭思
以爲之既慮審計定則雖千人撓之不顧也克登敬
公屢要相見公辭以無境外交克登私謂吉人曰關
西按使大人君子也又曰淸而有智每遇我國人必
問公安否宰臣金鎭圭素害公自初屢詆公於筵席
武自造備局公文抉摘詰責無所不至而亦無以中

傷公也會克登移咨中有欽差大人之語遂執以爲
罪公啓言此是彼中例用語非有慢悔意尙以是爲
辱請令克登改送朝廷亦不許公遂力辭得遆職爲
禮曹叅判移大司諫是時因庭試科査上遂行大進
退而時象益潰裂公慨然曰諫吾職也其敢愛死奮
筆草疏累萬言極論好惡無常是非顚倒以致黨習
日痼而國事日非終曰殿下前後所爲判若兩人事
其論科獄欺蔽狀尤剴切而反覆歸之於君上之失
德以明本末緩急之所在疏入上始命罷公職因校
理洪禹瑞縱史再命削職公匹馬東歸到城外納符

徑還廣陵矮屋不蔽風雨朝夕稱貸以炊而夷然不以爲意惟左右書史偃仰自適而已甲午上疾痛留公爲承候入京感疾告終于家二月二日也春秋六十一以是年四月丙申權窆于廣州先塋側至庚子八月癸丑移葬于砥平龍門山長生谷亥坐之原公諱濟字景仁世宗大王第五子廣平大君章懿公諱璵爲公十世祖章懿子永順君恭昭公諱溥再捷科策勳爲世聞人自恭昭六傳而爲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厚載是爲公曾祖祖諱逌司憲府掌令贈左賛成考諱永輝林川郡守贈吏曹叅判妣潘南朴

氏吏曹叅判錦洲君烜女公少聰穎博學旣長尤深
於經學精通熟複人有叩者應之不窮爲文渾浩典
實尤長於論說事理世以公不典文衡多致惜者性
悃愊質直雖子弟未嘗見其與人私語篤於事親叅
判公久疾公晝夜扶護不離其側至於溷器之除亦
不使人代之及喪毁瘠甚杖而始起凡財利玩好一
無所好居處樸素如寒士及沒家無餘貲待賵賻而
後菫辦殯葬公之内兄朴晲休泰尚簡重寡許可獨
於公甚相期重每事必咨之公常歎曰世無知我者
知我者惟晲休兄耳公初娶海州崔氏叅奉時奭女

不育繼娶光山鄭氏士人絨之女賢有婦德凡擧二
男一女男長顯謨文科應教次顯猷女適忝奉崔昌
愈歲戊申顯謨忝奮武原從　推恩贈公吏曹判書
無帶如例夫碑文史之類也宜垂示来世故畧記公
事行之在人耳目者俾觀者取法焉系以銘曰
論公爲人兩言蔽之志確識明公惟如斯惟其確也
故所守而賁育不能奪惟其明也故臨事而沛然無
所疑古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捨公而其
誰若夫才周手臨政利慱於制治盖亦識爲之主而
行之以確譬有本而末推公蘊則多而阨于時年又

不永不究厥施魄降于土紀蹟在碑孰爲来者尚同
余悲

禮曹判書贈左贊成徐公神道碑銘

先君子外黨達城徐氏在近世搢紳家爲最盛多至
大官而若判書公諱文裕議政公諱宗泰則又與先
君子生歲相近少同筆研後先立朝而先君子最先
没九年而判書公没又九年而議政公没盖判書公
於先君子爲外弟而議政公又判書公之猶子也議
政公之没德壽銘其墓矣今又銘判書公余之心其
悲不悲也公字季容遠祖閑仕麗朝官軍器少尹至

我朝有彌性擢司馬壯元官安州牧使五傳而為判
中樞府事淯寔穆陵朝名臣贈領議政謚忠肅生諱
景霱尚貞愼翁主封達城尉生諱貞履南原府使贈
左賛成初娶三陟沈氏無后継娶慶州李氏刑曹判
書贈領議政時蕘女生五子公其季也幼穎悟絶人
嘗問天地日月譬諸人則奚若賛成公曰天地如人
父母資生萬物日月為晝為夜亦萬物所資以生公
即曉解其義稍長讀書勤苦早以辭賦擅聲癸丑中
司馬兩試辛酉補氷庫別檢遷軍資監主簿甲子擢
庭試文科授成均館典籍遷工曹佐郎兼春秋館記

事倌連除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遞為兵曺佐郎
又移持平劾擧贓汚吏無所避選入弘文館拜修撰
校理掌試湖西還遷獻納兼西學教授薦授吏曺佐
郎兼漢學教授御題試禁直諸臣公中選賜紙筆墨
以奬承命暗行嶺東既歸条陳民瘼甚悉兼校書館
校理考證列聖誌狀錫廐馬選知製教陞正郎見差
太祖影幀奉安大祝叙勞加資以未準格改授司僕
寺正移應教司諫求對請收還南相九萬遠竄之命
上怒特遞既叙擢拜同副承旨遞而復授轉至右承
旨己巳仁顯王妃遜于私第公與吳公斗寅等八十

餘人疏爭不能得吳公及李公世華朴公泰輔并拷
掠流遠島餘皆不問辛未出爲竹山府使數月病罷
上起公厭避命金吾拿處壬申又除長淵府使刮磨
宿弊煦以恵愛一境大治甲戌更化召拜工曹叅議
遷左承旨嘗夜對宣法醞公辭以不能飲上命隨量
無多酌連拜大司諫敦寧都正忠清道觀察使以病
辭遞除掌隷院判決事成均館大司成刑曹叅議又
自承旨遷大司諌妖僧設齋王郊捕廳爲其外護又
有中官理屈者率掖隷作拏訟庭公并請重究閫帥
之身犯闌節舌官之潛貨燕市者又請覈治如法上

頗從之遞為户曹叅議用廟薦擢授江華留守以嫌遞除兵曹禮曹叅議遷大司成舊例泮試無親嫌而公特嚴其法惟法所不禁者不禁也朴權疏言泮試不公請削其榜仍設從孫相避法上以問大臣判府事尹趾善以為不可備陳舊例且曰今於定法外又設從孫禁設令異日考官從侄有叅榜者人之疑之如權之為又當隨設從侄之禁乎上是尹公議公遂陳疏自列優批勉出屢辭乃得遞除工曹吏曹叅議遠召罷叙為户曹叅議承旨辛巳特除刑曹叅判兼宗廟寺提調出為京畿觀察使時有明陵復土之役

歲飢疫公請于朝悉蠲逋欠遠通均役民以胥悅爪遷拜同知義禁府事工曹兵曹叅判大司憲兩司以按獄失冝請竄南相九萬柳相尚運公心知本情無他引避見遞臺官俞命弘等隨而擠之坐是罷叙拜兵曹叅判都承旨遷拜禮曹叅判兼副摠管内贍寺提調以謝恩副价赴燕旣復命拜刑曹叅判忤旨特罷因臺啓收還間爲同知敦寧府事漢城府右尹出爲全羅道觀察使剖决如流案無留牘歲飢公審災實就尤甚邑營賑而察其勤慢嚴加黜陟財不虗耗而民免於流亡辭遞拜刑曹叅判遷禮曹叅判兼同

知成均館事濟用監提調丙戌擢拜刑曹判書關節不行獄訟無滯輿人誦之移禮曹判書兼承文院繕工監提調差進宴堂上事竣錫廐馬兼世子右副賓客知義禁府事遷議政府左參贊復還禮曹又兼惠民署提調丁亥春痲疹大行公分遣諸醫救療頒以藥餌劑已用以益之兼同知經筵事陞左副賓客掌令李裕民稱須上功德以大臣禮官不請徽號為咎公言聖心冲挹臣惟知將順之為美崇陵莎土因雨崩頹儒臣洪重休以不用變服禮為禮官之失公因仁祖朝故事辨其不然遞拜知中樞府事遷漢城府

判尹又以病遆病旣革神思恬然酬酌如平日或告
以疾且損公笑曰汝以吾為欣戚於死生際耶處置
後事以是年十月三十日考終于正寢春秋五十七
上輟視朝特敎傷悼令該曹題給葬需禮官致祭以
戊子正月葬于果川縣雨晥里庚子移葬長湍金陵
里貞乙之原今上戊申贈謚貞簡又以子宗玉叅原
從功贈公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帶如例公容
姿潔白如玉英爽之氣見於眉目疏通樂易中實剛
方平生無媚餙之容矯拂之行遇事無易難惟其所
居而盡其責初若不甚經意後皆中理常曰朋黨之

禍終必亡人家國杜門却掃罕與人過從然憂時慨
世輒發於言色雖以其槩見於章疏者觀之亦可知
也始居臺職首請召還補外儒臣以備顧問甄収忤
旨言官以廣言路又言臺諫啓辭不可以措語失當
而還給處置所以從公議亦不當特遞願聖明勿循
一己好惡以長他日之病源又言舊官之差除閫任
無益兵事徒失武士之心別薦人材適為干祿之捷
逕學行文學外如才諝之目宜令試講以防巧僞上
命銓曹以西関人楊顯望通擬臺官未幾遂特除繼
有北路人并用之教公疏言傳云立賢無方今專用

東南人固非無方之道若不問其人專意西北亦豈
立賢之義哉今欲爲西北人各置一窠則東南亦將
有區別貯待之擧耶國家置臺閣事體何如而有若
蔗官之奉承傳者竊爲聖明惜此擧措又應旨進封
事屢千言大要哌聽納闢言路正君心以祛黨比之
習擇師儒以盡誘掖之方審處各邑分數之虛實俾
均民惠省減輦下不急之軍門無貽後弊丙寅明聖
大妃喪制闋上幸崇陵還至箭橋命閱武羣臣諫皆
不從公卽陳疏言殿下纔經諒闇祗謁園陵仰瞻玉
色深有怵惕之感夫何閱武之擧遽在復路之際瞻

聆耶及莫不驚惟況行幸前一日命衆隨駕武士觀射後苑仍行犒賞是即殿下清齋之時大小文書一併屏閣百僚齋宿待明將事而殿下獨御帳殿觀馳馬突射爲在其齊不齊之義乎先是禮官建議試官遭服制者不許通訃公奏言科場雖嚴禮制亦重若祖父母妻子喪情理尤切而不惟不許聞知又使之飲酒食肉殊非禮使之道宜令更議有閭巷老人十數輩入闕獻葡桃公言彼雖耆老安敢無端私獻殿下亦何可無端而受又言方伯文衙無非重任而或以中批或用前望不待擬薦甚啓後弊況中批非聖

世事雖或盡得其才猶不如付之銓曺愼重官序之為愈國舅告逝上於禮葬外又命營造兼廳調給生軍為一月役公曰今歲飢饉園陵奉審亦且停廢況值農節尤不當勞民傷財戊寅朝家得燕中穀萬餘斛有司建議發賣而價高民不願公疏言國家作此無前擧者只為民計何可較利害使待哺赤子失其所望在銓地疏論官制五事皆着為令凡公所言於上者或見用或不見用而其憂國之誠至眷眷矣公幼孤事仲氏議政公如嚴父晩節位高而非公事則日必造其第在側怡怡宗黨過數百人而其在外任

必厚其饋問至官爵則未嘗爲之干求曰吾以非才
待罪宰相豈可私求朝廷爵祿苟其有才自有公議
以門戶太盛常歎曰盛衰盈虧理之當然吾其休乎
書晩退二字於壁朝暮且乞骸而以上眷隆重遲回
數歲竟不能成其志爲文詞理精到最爲息菴金相
公所歎賞有晩山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前夫人韓山
李氏監司弘迪之女早卒生一女適黃柱河後夫人
全州李氏漢城府判官贈吏曹判書尚淵女生二男
三女男長宗玉文科大司成次宗壁進士縣監女適
府使鄭錫範生員南克寬府尹李宗城宗王娶左議

政李塡女生四男一女宗壁娶郡守尹翼駿女生二男三女德壽識公固不待狀文永懷疇昔抆涕而爲之銘銘曰

徐貫達城肇自少尹惟固惟嶸世德是胤至于忠肅益播休聞忠肅有孫位如忠肅晳而長身溫其如玉款款輸忠造言退牘彼傾軋者嚬嚬其鬪公獨隱憂與世殊趣盡我職責唯其所遇上嘉其爲曰篤不忘緋袍金帶寵命有光消長盈虛卽理之常我其歸哉睆山蒼蒼簪組非累主恩伊厚有銜不諧數載之久雲徂水逝朝野同疚典刑日遠孰徵來後攄實載銘

勤于神道

戶曹叅判宋公神道碑銘

德壽不幸不及見古人而猶幸及見約軒宋公盖世方致飾於外以文滅質公獨全其天畀冲氣以爲和則其質古也世方火馳溺志功名公獨以聖賢爲依歸六經之旨如芻豢之悅口則其學古也孝衰仁缺如網不補而公獨敦行孝悌由近及遠其行古也文體儇巧循襲一律而公獨上規下逮有源有委其文古也若然者公顧今人身耳乃其中則古人也德壽猶多銘今人况於古人敢不樂爲之銘公諱徵殷字

質夫其先礪山人政堂文學淑文侍中礪良府院君
松禮並顯于麗朝至我朝有諱益孫佐先廟策靖難
功封礪山君寔公七世祖曾祖諱克訒官禮曹叅議
贈吏曹判書祖諱時𢈢承政院左承旨贈左叅贊有
子七人其長爲義禁府都事贈吏曹叅判諱光淹第
三弟諱光洵官唐津縣監公唐津公之子而子於叅
判公幼重遲始就學臨書不肯讀所生母李淑人誨
責甚勤公俛首聽良久忽抗聲讀天地二字自是手
不釋卷至十三歲淹貫諸經著讀書記翌年庠製占
魁自此聲譽藉甚辛亥遭李淑人喪乙卯擢司馬從

朴玄石質問疑義玄石嘗語人宋某滿腹經史凡有
編輯著述多屬之公丁巳增廣公文既入彀而因榜
中人用奸方析名而遞罷辛酉壬戌連遭忝判唐津
兩巷朝晡奠暇讀書夜分始寢甲子金盛大等誣辱
尹明齋甚醜公時在泮文諭八路罰盛大等士論快
之戊辰除掌苑署別檢己巳擢增廣文科第二甲前
殿試之夕上欲易壺位顔下備忌而公不知也既歸
始知之乃大驚痛及謝新恩具單寘前四拜中宮而
出例付内贍直長不就庚午除自如察訪亦不赴至
癸酉除金泉察訪始勉赴翌年自免歸乙亥除承政

院注書以藥院直宿勞陞成均館典籍移兵曹佐郎
丙子拜司諫院正言前執義丁時翰䟽論時事仍力
牛栗兩賢公陳䟽辨斥甚晰呈遞復爲兵曹佐郎
陞正郎移司憲府持平進萬言䟽凡七條一勉聖學
其目有三曰立志曰明理曰養性二嚴內治其目有
三曰嚴官闈曰戒近習曰崇節儉三養國本其目有
二曰嚴內敎曰簡寮屬四正朝廷其目有三曰袪偏
黨曰恢公議曰愼爵賞五恤民隱其目有三曰廣儲
蓄曰革弊政曰擇監司守令六正士習其目有三曰
擇師儒曰選賢士曰省科擧七敦敎化其目有二曰

須教詔曰罷鑄錢上優批嘉納識者謂更化後第一
章疏遠陴罷叙拜侍講院司書冬薦授副修撰兼知
製教登對極論奢侈之弊請省減冗費上為之傾聽
陳情乞養出為牙山縣監製勸農文布告民間疏陳
被災狀請蠲役移粟民賴以免於流亡見忤御史坐
罷久之叙拜副修撰修撰講聖學輯要每因文演義
多所啓沃嘗以救民董士縷縷陳戒退而又陳疏極
言民生困悴士趨不端請省軍額蠲賦役發倉廩勸
耕農以盡濟民之道懋聖學禮儒賢擇師儒設教法
以盡作人之方上賜批曰昨既陳戒前席又攄未盡

院注書以藥院直宿勞陞成均館典籍移兵曹佐郎
丙子拜司諫院正言前執義丁時翰疏論時事仍力
牛栗兩賢公陳疏辨斥甚晰呈遞復爲兵曹佐郎
陞正郎移司憲府持平進萬言疏凡七条一勉聖學
其目有三曰立志曰明理曰養性二嚴內治其目有
三曰嚴官闈曰戒近習曰崇節儉三養國本其目有
二曰嚴內教曰簡寮屬四正朝廷其目有三曰祛偏
黨曰恢公議曰慎爵賞五恤民隱其目有三、曰廣儲
蓄曰革弊政曰擇監司守令六正士習其目有三曰
擇師儒曰選賢士曰省科舉七敦教化其目有二曰

須教詔曰罷鑄錢上優批嘉納識者謂更化後第一
章疏遂陴罷叙拜侍講院司書冬薦授副修撰兼知
製教登對極論奢侈之獘請省減冗費上為之傾聽
陳情乞養出為牙山縣監製勸農文布告民間疏陳
被災狀請蠲役移粟民賴以免於流亡見忤御史坐
罷久之叙拜副修撰修撰講聖學輯要每因文演義
多所啓沃嘗以救民董士縷縷陳戒退而又陳疏極
言民生困悴士趍不端請省軍額蠲賦役發倉廩勸
耕農以盡濟民之道懋聖學禮儒賢擇師儒設教法
以盡作人之方上賜批曰昨既陳戒前席又攄未盡

之懷予用嘉尚當與廟堂諸臣商確採施遽而復授
與館僚陳劄曰祖宗朝嬪御未必盡有第宅雖有而
亦不踰制近者後宮漸廣外第益侈春川闕防重地
而官家折受大為邑弊且聞外司錢布輸入宮中者
前後甚多當此財竆民散之日恐不宜 費至此又
言承旨金鎮圭大司諫閔鎮厚俱以戚臣主張時議
罔畏國法其習不可不懲上又優批嘉納特罷鎮厚
職嘗於講筵曰蠱卦上九論及救弊之策公進曰田
制軍政其弊尤甚殿下好侈大不能克祛私意如後
宮經用上方工作皆未能撙節以致財用日匱變通

之多窒碍皆由用度之過侈上曰如予多慾之君固不可有爲而雖無慾之君誠難爲計公退而陳疏請譴仍反復陳戒累百言報聞陞拜校理兼東學教授朝參日請加延訪俾在廷大小臣各陳所懷庚辰除司諫院獻納復還館職陞應教兼漢學教授移司諫院司諫呈遆除司僕寺正司憲府執義違牌罷叙拜宗簿寺正兼　修郎廳南學教授正言李東彦啓請已巳全榜盡行削板上斥以恠駭不祥公遂屛居郊外以文籍自娛除司導寺正韓山郡守皆不就壬午除淮陽府使始勉赴値歲荐歉賑救有方御史私語

公昔知公但文雅今何鍊達民事若是仍以實蹟聞
命賜表裏甲申觧歸拜侍講院文學輔德執義并呈
遞夏用金寶董役勞陞通政階遭所後毋喪制闋除
掌隷院判决事移承政院同副承旨因事罷戊子除
鐵原府使節縮用度置庫而别儲之名曰修理所取
朔贏雇人赴役自是凡有修繕不煩民力己丑拜大
司諫病遞除工户曹叅議特除吏曹叅議又因事罷
歷兵曹禮曹叅議右副承旨大司諫因榜目誤書引
避遞歷吏刑工三曹叅議乙未拜大司成用廟薦陞
拜開城留守兼管理使廉簡為治俗喜觝訐公揭榜

申諭勸以朱子小學呂氏鄉約稍稍率化息厥鬩狠
丙申朝家有科查移公刑曹叅判俾究竟其事公蔽
以平允覈其實而不窮治拜兵曹叅判不就丁酉獻
納李禎翊追詆按獄事至削職既叙連擬内外官輒
靳黜己亥始除刑曹叅判辭遞又除戶曹叅判庚子
六月肅廟昇遐公先已有疾至是力疾受練病以轉
殗至十二月十五日告終于正寢春秋六十九始葬
永平白鷺洲期年遷窆于金柱山負亥之原從先兆
也公敦重祥和其言吶吶若不能出口而其中誠實
乃無一點虛偽接人不以尊貴而加敬不以卑賤而

或侮忠欵藹然表裏如一望其德氣者莫不爲之心服公之禀質如此可不謂之古人乎日必晨興謁廟退而問候於母夫人昏亦如之食時亦如之在官値坐衙必留其食待封印食於母夫人前承顔順志油油翼翼母夫人不自知其血胤之爲可悲也所後母有三女母沒而瞻恤益勤即母在時可無論也幼弟多病失學撫愛教育俾有所成立叔季母嫠而老月必分官俸遇食味稍佳疾足馳饋曰尚及其未冷也窮族之自遠至者爲之衣食之婚喪必有助公之行誼如此謂之古人不其宜乎公於窮格之學從事久矣

嘗手書太極圖說通書仁說逐段錄先儒箋解名曰性理彙說太極圖說註解則公之淪成明侍講東宮曾以進於景廟至禮學尤所致力嘗博採我朝儒賢論禮之書名曰禮說輯錄又參酌古今著家祭儀式皆可為後法嘗曰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即儒家窮格事於是取先儒定論上自唐吴下至宋元君臣論其賢愚得失凡十七編名曰歷代史論金潛谷所編名臣錄畧而不備公廣考稗史野乘起國初迄仁廟朝備錄無遺書成而未及刪正公之學如此不謂之古人不可也為文本原六經渾浩流轉辭足以發

其意氣足以充其辭詩喜陶元亮不事雕飾韵格天成公之文如此自非古人今人疇能是哉配貞夫人驪興閔氏牧使燾女事姑以孝理家有法婦德甚備甲辰五月沒於黃海監營子成明任所年七十四舉五男一女男長正明開城留守先公二年沒次成明判書次普明有志行早沒次真明叅判次瑞明幼年志學亦早沒女適李泰躋內外孫曾若干人方公在世之日三子俱已顯榮而判書之子翼長又妙年擢苐福祿之全世所罕有人皆謂公厚德有以致之而乃公則益遜巡抑畏以滿盈為戒人又無不服公之

謙冲云德壽獲拜公晩年每恨不能頻承提誨及公
沒則益覺人物之空而輒興九原難作之痛今判書
兄弟以公墓文見托公之細行有不可盡記最其大
畧序次如右而系之銘曰
我思古人遠焉莫親今我見公公卽古人粥粥其容
肫肫其仁有粹德氣盎然如春惟孝惟睦篤玆人倫
我困告罄猶急濟貧研究聖言慥慥昏晨其書盈箱
發揮道真溢爲文辭浩若翕淪有德有言允矣其醇
嗟惟我公衆美萃身疇今其匹宜配先民公在講筵
納誨諄諄有蘊不緘萬言其陳色動明主舌嘖廷紳

宜大厥展俾治克新翰飛不盡孰詰彼旻金柱之原
魯祔是遵鋟文紀蹟勒茲貞珉

都承旨贈左贊成洪公神道碑銘

公之先南陽人曰殷悅佐麗祖官至太師曰灌事睿
宗官僕射死於李資謙之亂至本朝有諱春卿號石
壁事我明宗官弘文館副提學贈領議政爲公五代
祖祖諱命元京畿觀察使贈左贊成考諱處尹黃海
道觀察使追贈吏曹叅判以公貴也公諱受疇字九
言號壺隱又號癸軒幼出言驚人叅判公奇愛異甚
十七八所作韵語脫口輒爲人傳誦雖前輩老於詩

者皆斂手不敢望癸卯連遭內外艱執喪盡禮己酉擢司馬辛亥除宣陵叅奉陞濟用監副奉事差國葬監造官郎竣事陞為司憲府監察轉刑曹佐郎移户曹佐郎出監德山縣未久棄歸己未除內贍寺主簿移刑曹佐郎陞漢城府判官出為盈德縣令愛民興學治理茂著壬戌冬擢別試文科甲子棄歸士民追思碑之叙拜禮兵曹郎直講司藝再除司憲府掌令皆辭遞除平安都事亦辭遞乙丑遷知製教又連除掌令始諫官有誤起公者驟論公至是筵臣為公備陳其事狀上特加開釋仍命屏招公不得已膺命時

學儒金盛大等因尹明齋拯私書中引栗谷入山事
備加醜辱四舘施停擧罰而諫官疏請解罰大臣又
右盛大啓罷四舘職公謂處分偏重請收解罰命又
請遆諫官因此時議轉激公慜之乃陳疏曰自古大
賢鮮有不出入釋氏者朱子於謙開善至有尊師之
語其作橫渠贊亦云晩逃佛老伊川撰明道狀言其
出入釋老何曾以此爲三賢累李珥少之時亦不免
泛濫而旋覺其非所成就如彼卓然政使入山此豈
足爲珥疵向來醜正之類每執此爲言殊不知程張
朱并被其詬厲然則此事非惟不可諱亦不足諱疏

既不得徹而嫉公者乃改公疏中字句謂公侮辱先賢相繼詆斥掌令俞命一啓請削黜上謂罪重律輕命竄極邊始配康津上猶謂之近命竄慶興領相金公壽恒言公罰太重請移內地移德源又移鐵原曰疏決蒙宥叙拜司藝出爲密陽府使己巳棄歸翌年除淮陽府使前倅閔安道贓汚狼藉又法外殺人所公彌縫而公終不應其弟宗道爲諫長遂擊公去夏除通禮院相禮陞資除慶源府使撫綏邊民繕修城池擇士而教之文教爲興壬申病遞叙拜工曹叅議移同副承旨轉左副遞拜兵曹叅議移戶曹叅議差

冬至副使歸槖蕭然書冊外乃無一燕物除判决事出爲忠清道觀察使大臣以公嚴最涉浮誇請罷其職叙拜承旨戊寅除林川郡守翌年辭遞自是連除工刑兵禮四曹叅議及左右承旨或再除三除乃至六七除嘗疏陳輔導春官之方宮禁不嚴之弊又言春宮外祖不宜癈祀請還其籍沒田宅使其族屬奉其香火事下該曹見施癸未上饗北使上价明撥叙官帶内翰素能文是日悉屛象譯以書替舌公以承旨侍上凡上所言公隨即代筆贍敏如流上甚喜居數日特除京畿觀察使陞嘉善階公王考海峰公癸

亥改玉首擢畿輔伯父叅判公継莅於癸丑之歳及
公爲之又癸未也三世一官皆在癸人謂希有凡民
瘼驛路之弊及其他在當通變者爲條請多見採施
回臺嘖遞職除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
管回事罷叙拜漢城府右尹移承政院都承旨遞拜
刑曹叅判病甚疏請以伯兄子禹梁爲後上哀而許
之甲申十二月一日告終春秋六十三翌年三月葬
于安山巨庯尾壬坐之原尹夫人趙夫人并祔公篤
於孝友居官廉白所得俸祿盡散内外諸姪及寡嫂
家無甔石之儲不飲酒不喜交遊非有公私冗故手

未嘗去書其詩因題命意捷出巧應精采煥發人不可及工篆隷國家凡有碑文寶命皆出公手乃至繪事亦妙絶一世人得片楮必藏弆以爲寶今上己酉以公庶子禹哲禹烈等忝奮武原從功屢贈公議政府左贊成禹梁娶原州元氏生三男繼娶高靈申氏生一男一女女適密原正墉側出男禹哲別提娶潘南朴氏生二男一女次禹烈進士娶坡平尹氏生一女次禹績娶安東金氏生三男並幼女適縣監徐宗朝通德郎李慶恊幼學尹恊禹烈來乞銘乃爲銘曰

曷才之異曷運之躓躓也何傷從古如是踰甲匪促

橫金匪窮其不亡者與天地終

花陵君神道碑銘

公諱洮字汝浩穆陵王子仁城君諱珙之孫海原君贈謚忠孝公諱健之子妣贈郡夫人豊山沈氏處士諱闇之女公生三歲而忠孝公沒旣長以不識父面爲至痛惟其不及事忠孝公者而事沈夫人晨昏定省之外多方娛戱務悅其志有疾則血指以姜祈天乞命及遭艱廬墓啜粥終三年每朝夕上塚哀哭人不忍聞旣免喪親所嗜味不忍近口遇忌視牲滌器必身莅之或有疾子弟交諫則曰吾一息尚存豈可

不自致其誠癸丑公年十四初授花陵副正肅廟嘗
親臨殿講公居首陞明善授都正丁卯遭内艱哀毁
幾不得全服闋除司饔院副提調兼魂殿享官甲戌
以監董穆清殿慶德宮碑役勞陞明義封花陵君兼
都摠府副摠管壬寅陞中義兼宗親府有司堂上乙
巳全城君混率諸宗臣疏陳公孝行上爲之嗟異特
授正二品仍命旌其閭公疏陳不敢冒當之意上賜
批曰旌表門閭興感節孝陞資擢級優老敦親卿其
安心勿辭歷崇憲嘉德至綏德壬子宗簿提調宋寅
明又以公孝行啓於筵中命陞興祿旌陞顯祿前後

四蒙親授癸丑遘疾以三月十五日告終于寬仁坊
正寢春秋七十四訃聞上震悼徹視朝命官庀喪葬
遣官致祭五月十六日永窆于楊州浮石洞坐壬之
原公謹厚莊重幼不喜敖宕已有成人器度及歷事
四朝常持一心每誦國恩輒噓唏出涕友愛同氣教
訓子侄俱出至誠窮族之無所歸者收養振贍藥其
病而恤其喪禽獸之微亦不窣殺於門庭之內其仁
心及物皆類此先公遺集及墓文殫力經紀以刊以
竪紈綺家素喜侈汰而公則食不重味衣止緼袍淡
然若寒士或諷公自若公哂曰簡儉吾性也奚用慕

不自致其誠癸丑公年十四初授花陵副正肅廟嘗
親臨殿講公居首陞明善授都正丁卯遭內艱哀毁
幾不得全服闋除司饔院副提調兼魂殿享官甲戌
以監董穆清殿慶德宮碑役勞陞明義封花陵君兼
都捴府副捴管壬寅陞中義兼宗親府有司堂上乙
巳全城君混率諸宗臣疏陳公孝行上爲之嗟異特
授正二品仍命旌其閭公疏陳不敢冒當之意上賜
批曰旌表門閭興感節孝陞資擢級優老敦親卿其
安心勿辭歷崇憲嘉德至綏德壬子宗簿提調宋寅
明又以公孝行啓於筵中命陞興祿旋陞顯祿前後

四蒙親授癸丑遘疾以三月十五日告終于寬仁坊
正寢春秋七十四訃聞上震悼徹視朝命官庀喪葬
遣官致祭五月十六日永窆于楊州浮石洞坐壬之
原公謹厚莊重幼不喜敖宕已有成人器度及歷事
四朝常持一心每誦國恩輒噓唏出涕友愛同氣教
訓子侄俱出至誠窮族之無所歸者收養振贍藥其
病而恤其喪禽獸之微亦不窣殺於門庭之內其仁
心及物皆類此先公遺集及墓文殫力經紀以刋以
豎紈綺家素喜侈汰而公則食不重味衣止縕袍淡
然若寒士或諷公自若公哂曰簡儉吾性也奚用慕

人以自取敗室中琴書一架庭列松菊梅竹其自號
六友堂者以此晩年德氣益充溢人之見公者如炙
春陽如飮醇酎居官動蹈規矱宗親府舊多奬詡一
意釐革剛而能柔諸宗皆敬憚之嘗著遺誡自初終
至葬祭務從簡約及公病𥓿諸侄勸以茶飮則曰吾
已知足命之在天久矣縱有俞扁其於大限何哉處
置家事翛然待盡配贈郡夫人安東金氏觀察使世
翊之女有淑德懿範與公同年生先公十五年卒於
戊戌四月十二日無後取第三兄花山君渷之子㮛
爲嗣今封綾昌君庶子二人綾城君森餘幼庶女三

人長適進士金尚鎭次適徐宗周次適金聖東綾昌
娶縣令趙明世女有一男益廉進士娶郡守閔廷模
女後娶士人安允揆女德壽亦穆陵外裔與公有戚
誼而顧未及識公令綾昌具狀屬銘義不當辭謹錄
其槩而系以銘曰
諸宗翹翹裘馬飾公獨謹修弟子職斑衣雀雛戱親
側冬日溫寢夏凉簀有淚常歒墓土濕有口不遠𦵏
桂嚐宗臣拜疏王心惻大字煌煌耀門額人愛綺紈
公布葛人聚金玉公梅竹清操可但宗英式厚德亦
宜衷世則浮石洞深封四尺烝烝孝子思垂迹昇其

遠矣降斯托爲以昭之吾銘直

左議政李公神道碑銘

古之所謂柱石臣者非其才之謂也德足以有容而取諸人爲善如斯而已矣是故曹丙以識治體特聞而房杜無赫赫之功斯其驗也近世居相職幹辦才具翹然出衆人上者豈無其人而若其忠君憂國由於至誠知體知要休休有古大臣風雖平陂往復世道百變而全德完名終始不滓則未有能先於鵝谷李公者此非余之言也一國之公言也公登甲子司馬始仕爲氷庫別檢己卯擢庭試文科未分館薦拜

檢閱陞侍教兼侍講院說書嘗因天災引蔡襄故事
出位論時務上爲稱善因事免叙陞宗簿寺主簿侍
講院司書兵曹佐郎司憲府持平選知製教辛巳又
拜司書時巫蠱獄發後宮張氏賜自盡繼設親鞫張
氏景宗所生母也明谷崔公劄請全恩被罷公陳疏
直救上嚴批不納繼命遠竄配善山未幾宥還五載
而始叙拜司諫院正言以文學廉問嶺南左道黜陟
公明南民稱爲眞御史選玉堂除副校理仍錄吏曹
兼東學教授俄除吏曹佐郎移北評事以校理召還
請以侍從官補邊邑又請於五軍門各以哨官兩額

爲西北人寃仍爲絜令兼漢學教授西學教授校書
館校理侍講院文學除議政府舍人轉應教嘗入侍
諸臣多陳燕中事可虞者公進曰昔金人與蒙古爭
真德秀中夜彷徨以爲憂今日先事之戒惟有修實
德敷惠政固結民心平黨議尚忠實收拾人才崇儉
約省冗費完養人心如越人之生聚十年如衛人之
大布大帛此在殿下立志之如何耳拜司憲府執義
兼弼善擢授江原道觀察使關東田政素紊亂方行
改量役未半而方伯遭彈大臣白上以公代之不兩
月而事完賦入視前有增而怨謗者亦帖然公狀言

地瘠稅重請蠲元田加賦續田則隨起隨稅徐相公
宗泰與公書曰狀辭懇惻滐溶滛落紙覆奏并請准
施遂為東民百年惠以親病陳情乞觧章七上始許
遞入為吏曹叅議移大司成兵曹叅議乞養為豊德
府使未五朔而邑大治旣歸民鑄銅為碑以追思歷
大司諫判決事吏工曹叅議同副承旨轉至左副壬
辰庭試一邊人誣主文人行私因覈考官傔從公恥
之凡有除名皆不就出為南陽府使歲大飢公殫心
賑救闔境無流亡懇闢如樂歲翌年麥熟仍有兩歧
之異士民歌頌如漁陽焉以治行第一陞秩拜江華

府留守脩廢墜課武藝凡所弛張咸得其宜入爲大
司憲時更査壬辰獄未及究竟上遽命置之公疏爭
以爲威刑所及兩儒駢斃温辭平問衆證歸一誠詐
虛此亦可見不報除漢城府右尹刑工曹叅判有申
球者疏誣尹魯西大臣慫恿之請毁魯西文集因疏
辨儒生而禁継言者一日竄七儒極邉公陳疏極言
球毒正禍國狀又言大臣用其偏私之謬見導成君
父之過擧縷縷千百言明白痛切上下嚴批臺臣疏
請罷職叙拜京畿監司辭不赴戊戌冬丁文敬公憂
服除拜刑曹叅判兼實錄同春秋再任江都留守景

廟初元因趙聖復疏遞下代理之命擧國驚惶公疾
馳入都閤庭籲已撤卽就朝房草疏未及上隨諸大
臣同入力爭始許反汗於是三司以求對爲罪至請
正律上終不從俄而當路者皆以罪黜公拜兵曺叅
判兼實錄堂上又兼宣惠廳濟用監備局提調東宮
夜引接諸臣有非常敎公卽請對大朝夜漏下三鼓
朝衣霜厚如雪天且明與大臣入侍亟請誅逆宦尚
儉及兩賊婢皆準請壬寅擢拜刑曺判書移禮曺兼
知經筵同春秋承文院宗簿寺提調右賓客嘗告東
宮曰臣聞道路所傳邸下於配匹之間或欠琴瑟鍾

鼓之樂夫陰陽和然後雨露降而萬物遂夫婦和然
後家道成而子孫繁自孝廟以後嗣續不繁今先王
遺體只有小大朝宜念黽勉之義俾有螽斯之慶東
宮令曰至誠苦心勉戒至此深用感歎此予少時事
及陞此位仰念付托之重配體大義予非不知當別
爲體念思所以不負敘敦匠勞陞正憲移戶曺判書
無内局提調北計至朝野驚憂公請奮發聖志以勤
講學聚人才節財用寬民力爲内脩之本又請款召
艮齋崔公及霞谷鄭公上遠豫久公殫其誠慮鬚鬢
盡變每手捧御藥先嘗而進上對羣臣輒強服嘗力

請開腫上怒命罷職公退且言曰臣罪固當死開膿終不可已副提調爭不能得東宮婉辭開陳始命還收用侍藥勞陞崇政拜吏曹判書兼惠民署提調良役句管堂上差遠接使迎勅灣上歸而兼都摠管惠廳提調公自經辛丑逆宦之變震薄憂虞無佚世意而上而聖候久愆下而時議磯激一二孽臣又鴟張當路而清議之士多彈射奔屛不得安於朝廷世道人心日益陷墜公於是時殫盡腔血朝而診候大朝夕又勸講貳極退則酬應衆務未嘗有一日之休其彌綸調護斡旋事會者危忠苦心人不得以盡知而

國實有賴焉百世之下必有按公之跡而論公之時爲之太息流涕者矣冬遭内艱甲辰景廟禮陟黨人嗾無賴子投疏網打朝紳公始席藁待命繼上章自理上優批命勿待命乙巳反壬寅獄案公以嘗在請對之列被削黜時議誣以緩治尚儉獄請遠竄上哀其有老只命削職丁未改紀特授户曹判書兼掌樂院司譯院繕工監觀象監提調旣入對上迎勞曰不見四年鬢髮已盡白矣公辭謝仍以振頹綱拯生民維新政化爲勉又言湖南民事方急請擇御史安集又請蠲災邑逋賦上幷從之移兵曹又移吏曹兼守

禀使內局提調前後在銓選注公平干托不行戊申
逆變起命公入直禁中公自請出守南漢上曰卿豈
可去予左右更命他將往時鞫獄方張兵事旁午而
公每入對輒言啓聖興邦唯在人主正心之學又請
連開書筵勉留鄭齊斗出入兩筵以備諮訪搶攘危
亂之際獨致意於懋聖學禮儒臣此梧里李相公之
所以眷眷於關西播越之中者復見於公夏拜判義
禁旣解銓任旋除工曹判書冬進拜右議政兼承文
院禁衛營軍器寺都提調扈衛大將公八疏力辭上
再遣承旨繼下手書敦勉公不得已出而視事陞左

議政承命按治鞫囚上命施烙刑公以法外淫刑劄
論得寢捕廳治盜有剪版周牢之刑人多誣服公言
其殘酷而去之凡於刑獄務主平反每以尚德緩刑
勉於前席退而按問又以求生於死中爲心上亦倚
信曰使卿按獄自無寃濫公於是歲入耆社遂引禮
經求退曰臣於太廟夏享力疾攝行者亦告辭於寧
考先王之意若陳乞而不得命則惟有逃遁上曰國
勢如此卿豈忍捨予仍握公手曰姑待數年許成卿
志公涕泣退而陳五劄請先解相職上優批終不許
俄有錫孝獄夜中承命叅鞫上以誣及東朝亦黨論

之故閉閤不見諸臣既見遂備言辛丑間事將復兩
相官為寅協之畫曰職劄苟區别則治逆當尤分明
公引吳蜀通和為喻勉承上旨退而連乞還上屢遣
承旨且以手書敦諭而公固辭不已章十三上始得
遂公為相務持大體作事不求近效尤不喜紛更嘗
曰生一事所以興一弊治道去其太甚而已順民心
達下情一以安靜為主治邑治藩宰用是道及為將
相亦然每見人勿論官之大小乃至韋布草野之士
必咨問當世之事既去而採其言之善者次第施於
事尤長於用人量才授任皆得其用自是備局文書

無數日稽滯者又慮國用虛渴請指京司關西封椿
錢布歸之經費良軍納身布者以米代俸積峙諸路
名爲軍作米至今遵其法勿敢改遂爲裕國之需公
雖解相家居而眷係宗國有懷輒陳上亦察其忠禮
遇不替上將幸寧陵命公留都公以判中樞入謝仍
進曰殿下近日處分失望者多矣乾道日亢士習日
靡而殿下但欲唯予言而莫之違陵幸事亦其一也
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此臣先祖之所
嘗奉獻於宣廟者願殿下加之意又嘗陳宮房折受
之獘曰關東有新折受處周回六十里不可不罷先

朝則臺諫或以折受為言今則無矣此冝聖上反省
兼軍資監都提調上講陸宣公奏議慨然興感下教
數千言責躬求言命諸大臣書進所懷公讀而垂涕
曰此古人所謂一見決矣者即引宣公語陳劄累千
言批曰所陳字字切宲三復感歎默誦之訖感極而
不覺流涕小子不敏詎不服膺公患痢上許遞公子
宗城職俾便救衛俾諭聖意御醫視疾掖隸持御膳
來問者三病間入對上命公起坐其所眷待者極隆
摯公以年事稍登百姓樂業歸功於聖上而曰爲聖
德益脩則休泰之運自然導迎此即天人相感之理

上謙讓不居曰勉戒切宗可不體念蓋自戊申以後
主鬯久虛人心憂懼朝紳之間往往有以故事爲言
者公曰事有古今之異心有公私之別籍曰爲此言
者出於爲國其害將使人心離而世道亂司馬光天
必祚宋之言可以喻於今日遂力主否極泰來之說
前後七八年之間公所以積誠開陳上所以默喩嘉
歎者惻怛丁寧可以感動神明至是而邦慶尚遲公
年益老故其言愈婉而其心愈切矣乙卯正月王世
子誕降公與諸大臣入賀又拜司饔院都提調入侍
儲承殿進見王子上笑曰卿嘗言泰運之來今果驗

矣上嘗輦過耆老所命公入侍翌日又召耆老臣宣
醞而命除拜禮親下椅迎送異数也及罷賜豹皮項
之又同諸大臣入覲元子仍陳休致之請退而上劄
復申前懇上以手書答曰使臣以禮聖人所訓情志
相孚君臣所貴特許所請以遂昔約公即祗肅恩命
上引見公所以慰藉者甚厚嘗臨筵教曰為國血誠
及鎮服人心之量諸大臣中當為苐一又嘗褒奬公
忠仍及公子吏曹叅議宗城曰受父之訓匡君以誠
賜貂帽使着而歸家以慰老臣公陳劄謝恩批旨益
隆重有忠赤質神之教上將復溫陵引見宗城問以

文敬公平日議論公乃具劄進文敬公所著王朝禮
上優批命付史官俾為來世之義理己未三月二十
五日與子弟言笑如平日侵夜怡然就寢如假寐仍
屬纊春秋八十始文敬公之喪有氣如火光上屬于
天是夜又有氣起自寢室晃明如月街里之人皆疑
向曙良久乃滅人莫不驚異訃聞上震悼敎于近臣
曰李奉朝賀純忠碩德實非褒世之可得命有司供
喪事遣承旨致吊禮官致祭五月葬于豊德禾洞後
辛酉移窆於局內子坐之原夫人祔焉上幸齊陵遣
官祭公墓又教曰李奉朝賀位登台府從容休致雖

經板蕩不染不黨恬雅篤宗舉世心服松栢勁草可
謂此相謚號一節分付該寺即爲舉行生榮死哀其
可謂兩盡已矣公方面廣顙風度凝遠克寬克和不
忮不求對人言則天真流溢無毫髮矯飾凡聲色裘
馬博奕玩好無一從志唯以國家事爲已分內事嘗
曰世臣之義與疏遜者不同有國而後有家有君而
後有身盡心報國畢忠事君亦所以爲身家計也是
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開誠心布公道集衆長廣忠
益要以裨補世道四十年間血誠炳然居家事親先
意承志奉先收族一遵文敬公家法立廟宗孫家樹

文敬公平日議論公乃具劄進文敬公所著王朝禮
上優批命付史官俾為來世之義理己未三月二十
五日與子弟言笑如平日侵夜怡然就寢如假寐仍
屬纊春秋八十始文敬公之喪有氣如火光上屬于
天是夜又有氣起自寢室晃明如月街里之人皆疑
向曙良久乃滅人莫不驚異訃聞上震悼教于筵臣
曰李奉朝賀純忠碩德實非衰世之可得命有司供
喪事遣承旨致吊禮官致祭五月葬于豊德禾洞後
辛酉移窆於局內子坐之原夫人祔焉上幸齊陵遣
官祭公墓又教曰李奉朝賀位登台府從容休致雖

經板蕩不染不黨恬雅篤宗擧世心服松栢勁草可
謂此相謚殊一節分付該寺即爲擧行生榮死哀其
可謂兩盡已矣公方面廣顙風度凝遠克寬克和不
忮不求對人言則天眞流溢無毫髮矯飾凡聲色衣
馬博奕玩好無一從志唯以國家事爲己分内事嘗
曰世臣之義與疎逖者不同有國而後有家有君而
後有身盡心報國畢忠事君亦所以爲身家計也是
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開誠心布公道集衆長廣忠
益要以裨補世道四十年間血誠炳然居家事親先
意承志奉先收族一遵文敬公家法立廟宗孫家樹

碣先墓盖追成遺旨俸廩太半在外跦昆弟窮交待
以舉火者十餘家雅不以家務經心臧獲之服事者
或不知其名律身清嚴辛巳在謫邑宰賻錢帛者皆
謝不受莅東營周歲一物不以及家典庫藏者私閱
文記只為長女臨産送海藿数束而已營屬相傳百
年来始見泌都有海路通京不以升斗米附船乃至
邑首亦不敢近門雖時節例饋少過則輒却每戒子
侄曰官庫百物皆出自民力濫用必有殃某人罪不
至死而其不免者手滑於公貨也汝曹冝識之既致
政與同志耆老修稧如洛社故事家有古琴時令彈

感君恩一典而聽之公諱台佐字國彥李氏系出慶
州羅興有謁平爲開國元臣是爲曼祖仕於勝國者
左僕射翩大提學世基最著名至我穆陵朝文忠公
諱恒福功在旂常節義文章照耀簡策公之高祖也
曾祖諱井男禮賓寺正贈吏曹判書祖諱時術吏曹
叅判贈左贊成考諱世弼刑曹叅判贈領議政謚文
敬公妣貞敬夫人潘南朴氏禮曹叅判贈左贊成諱
世楧女夫人南陽洪氏觀察使得禹女別有誌擧二
男二女男長宗城叅判次宗垣正郎女長適郡守尹
熙啓次適進士申濩側出女適金尚斗內外孫若干

人德壽以通家之故自幼獲習於公公又嘗薦其文
於朝每公餘務閑必見招呼言笑津津風流可挹今
而思之若昨日事而九原不可復作矣忝判見囑以
隧道之銘操筆而不自知涕之迸也銘曰
緜哉李宗肇自沙梁烈烈文忠王國之楨龜川承之
絶學復明積厚而發公乃篤生洪洪其量忳忳其誠
孰如其忠孰如其清總是四德揚于王庭躓而復起
靡替廷爭惟公有言國寧身寧于藩于都綏厥鰥惸
既長度支仍秉銓衡世運回泬險路難平殫厥彌綸
腔血熒熒公之爲相務絜大綱孰喜紛更小犢僨轅

治道去泰在順民情人以善告我則底行江海處下
百川皆傾衆能效職我享其誠否極而泰天道之常
公能取必不爽毫芒邦慶既新乞骸有章上憖公老
許徇禮經公身雖退眷係宗祊上察公忠屢褒孤貞
生榮死哀其誰與京有妥新宮降䰟攸藏揭名垂後
百代臣程

兵曹判書尹公神道碑銘 并序

曾子有言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於今之世其果有髣
髴於斯者乎吾必曰惟故司馬尹公為庶幾焉古有

貪泉飮之者必貪吳隱之酌而飮曰假使夷齊飮終
當不易心淸操彌勵於今之世其果有髣髴於斯者
乎吾必曰唯故司馬尹公爲庶幾焉夫此二者苟有
其一亦可謂卓矣況兼而有之乎若公非今世人而
古之人也古之人其或稀焉公諱趾仁字幼獜坡平
人麗初功臣莘達之後文肅公瓘文康公彦頤父子
顯名史載其事蹟國初有諱坤事太祖太宗策佐命
勳官吏曹判書封坡平君七傳而爲佐郞贈吏曹判
書諱儼生叅議贈左賛成諱民獻生行吏曹判書贈
領議政諱絳公之曾王父王父父也妣貞敬夫人全

州柳氏同知中樞府事栻之女公幼仡然有巨人氣象議政公撫之曰家傳忠信其在是兒恨吾老不見其成也顧語東山公若善教之俾吾家有賢子弟丁未議政公卒辛亥柳夫人繼沒公弱年持服前後盡禮觀者爲之感歎辛酉中司馬丙寅除穆陵叅奉病免甲戌魁別科選隷槐院除侍講院說書其不經翰院者急進用也陞兵曹佐郎移司憲府持平避遞歷兵曹正郎文學出爲京畿都事選爲弘文館副修撰以新錄有訾議辭不就除直講司書兼知製敎求外得陽城縣監屬歲飢約己捐廩濟活甚多民告其隣

屠牛公曰私屠法固當治汝則許也許爲傷風答而
遣之内遷副校理民追思碑之遠牌罷旣叙以問禮
官赴灣道除校理及歸不復命陳疏待罪仍極論闕
失曰道路言殿下多致畫工留心繪事豈空作無益
害有益又曰結姻天家之家進饍宮掖窮極珎羞願
以成湯之自責者自勉又論奢侈節儉之爲得爲失
其言至眷眷上優批奬納旣屢辭不得命則黽勉就
職每登講筵因文進規忠款溢於言外上改容傾聽
承命廉問湖西左道歸而條奏民獘多見採施戚臣
金鎭圭閔鎭厚主張朝論或醜詆儒賢或顯訟罪死

人玉堂陳劄論之請加檢防俾勿干預朝政公宗主
張是議而怨怒嚚然矣拜正言獻納吏曹正郎兼司
書西學教授出為北道兵馬評事律身清嚴屏黜房
妓所處乃如禪室自主帥以下至邑宰邊將咸敬憚
不復如前荒嬉之為北人信巫病必殺牛馬以禱公
曉以理嚴其禁舊習為變內還獻納移吏曹正郎兼
校書館校理中學漢學教授嘗於筵中陳北路弊請
治內司官推刷時橫斂之罪特蠲內奴婢退期之貢
以慰寃鬱又陳前後兵使及察訪淫縱蔑法之狀上
多從公言陞副應教兼弼善統制使閔涵封進節扇

於王子臺諫論罪而久未蒙允公爭於筵席曰朝臣
不敢往來近宗家自古而然況今王子未出閤外臣
尤豈敢問遺哉自上初若嚴辭却之因罪其人則可
以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而乃反靳許於屢爭之臺論
此事貽累聖德關係甚重終不可已不從上因雷異
延訪羣臣公以進聖學寬民力爲戒又曰凡語及王
子第宅後宮折受則未見有嘉納之色此乃聖心之
偏係願先罷折受之尤有弊者上教以後日變通公
又進曰今日之擧國人皆謂必有大釐革而但曰留
意則無論臣心之鈌望何以慰顒俟之民心李左相

世白感言除拜間循私之害公曰私爲今日痼獘大
臣之言善矣而大臣亦自不能無私因歷擧監司守
令三四人藉大臣言而得之者曰此皆人望之外李
公怒甚至面赤聲顫而公不之顧上嚴教責公爲大
臣地也除宗簿寺正移司諫歷執義軍資正檢詳舍
人還校理特旨除同副承旨時有巫蠱事上夜下備
忘賜嬉嬪張氏自盡又命親鞫宮婢張氏東宮所生
母也公求對力請全恩曰殿下臨御以來屢有過擧
旣過輒悔安知今日之事更不有後悔上怒變色公
不懾不撓反復苦爭得而後已又言人君之尊不宜

親訊妖巫況梓宫在殯請出付有司依法按治上愈怒始命推考繼又削黜家居久之至甲申除楊州牧使邑當北路進饍之路其輸必藉民間牛馬民以為病公捐常廩外襲謬需用者歸之公帑以充雇價在官十閱月而歸民竪石如陽民除五衛將兵曹叅知工曹叅議副提學皆不就歷左副承旨大司諫兼備邉司副提調又拜大司成兼承文院副提調吏曹叅議臺官閔鎮東抉摘公前日疏中語啓請削奪公西馬歸鄉與村翁話桑麻口不道朝廷事丁亥叙拜大司諫上得公自辨疏始洞察前誣旣賜優批又命

罷鎭東職移副提學户曺叅議擢為平安道觀察使
屛紛華尚簡素未甞動聲色作威而内外静肅尤盡
心刑獄凡死囚文案親閱而拈其疑情論理手題愼
重之意藹然言外推官咸悦服曰為方伯者皆存是
心庶無寃民公以兵制壞而手下無親軍就諸色抄
得馬步萬一千一百添以巡别抄千七百為左右營
各置塘報標下如法一營分十二番自十月至正月限
十日輪番操鍊明年一營亦如之間年休番則人収
米五斗以養番卒而各有官資保資保助軍裝官保
納布以資軍需而待闕陞補東山公聞其規制喜曰

宿將知兵者不及此也語李判書寅燁曰關西新軍
制儘好吾亦不料吾弟有才乃如此李公曰才生於
誠苟誠矣何事不可做箕營之有戰卒自公始起治
伐石先築一隅城揭門額曰朱雀及公遞歸西民刻
子視軍民權輿保障清白節儉特其餘事十六字於
磨崖庚寅以副提學還朝遞拜禮曹叅判兼觀象監
提調同知經筵義禁府成均館事副摠管冬因海警
以公差關西巡撫使公啓罷守宰之不善居職者數
人歷巡沿海邑定信地設間烽廣梁等三鎭水軍以
鎭下居民容船所載定其額收布遠地之軍給代待

變如三南以三 和宣川居要害地請設獨鎮廟議只
許三和遂遞數千健兵鈴東立制餘丁則并令收布
以備器機於是辛伍之精最於一道歸至松京得朝
命勞慰清使於鳳城旋寢前命而召公還在道連除
副學都憲辭遞拜兵曹叅判移吏曹叅判備局堂上
社稷署提調公謂以藥院拘忌而搆罪侍疾大臣臺
閣而有婦寺之行遂枳首發啓者黨人大恨公羣起
排軋俾不得安其位遞拜兵曹叅判旋復移吏曹點
私張公干托不敢行左愼擇守牧之官因事辭遞差
謝恩副使除户曹叅判兼繕工監提調西邑所贐皆

謝不受所得賞貲亦皆散不留絲毫歸槖蕭然上价
素不悅於公及同是役頓釋宿嫌傾心欽服特旨擢
拜漢城判尹由右副賓客叙陞左副賓客又兼都摠
管公早夜供職勞悴成疾上連遣太醫及掖隷問病
賜以藥物珍膳非將相而得之異數也甲午拜開城
留守翌年入為兵曹判書振拔淹滯修繕戎械其用
財尤節而有法不妄費一物無知義禁府事司宰監
提調以省東山公病特命罷職時朝著不靖百恠并
作公知時事無復可為借屋龍津畫室僑居疏糲常
不繼而怡然不以為憂戊戌五月感疾以初八日告

終于寓舍享年六十三里嫗村叟莫不涕淚如悲親戚艮齋崔公奎瑞在鄰寓聞而異之曰士大夫知公者固宜有百身之痛彼婦孺之無知亦何為而悲也閏八月歸葬於陽城縣西金老峙酉坐之原景宗三年癸卯議遞廉吏筵臣陳公立朝行已綽有可觀清白一節無愧古人命廩給夫人以示褒恤時都憲新入翰苑以旣有祿養不當受格外恩頒陳疏力辭更令該曹優給食物衣資逮今上十二年丙辰都憲以承旨入侍上命至前曰予在潛邸曾與先御伴直見其被服如寒士至借章服於人此乃已經西伯之後

心常嘉之後聞其淸白果有名每欲一示嘉尙之意
所以有今日之敎嗚呼公之操行見褒於身沒數十
年之後斯可謂朝暮遇者矣夫人全州李氏判敦寧
府事無禮曹判書孝簡公正英女淑哲通事理不以
有無請托累公生先公一年沒後公十年其葬祔公
左塋三男二女男長審郡守次容大司憲次審女適
李瑞坤正字李宜中進士審三女適李宗垣縣監崔
弘輔都事沈靖之容三男二女男長尙任正言尙曾
出後郡守尙彦女適朴麟源叅奉沈鈊審一男一女
男尙德女適李垸進士李瑞坤二男二女男錫斗錫

奎進士女適林正浩朴奎源李宜中二女適申學彬尹在遠公重厚敦確持己處事本之以忠信廉直行之以公正謙愼介而能通和而不隨自外視之恂恂然長者也至當義利是非之際辨之精而守之堅不以浮議有所撓奪語默有節與公久與處者未嘗見其有粗俗夸衒之辭篤於內行柳夫人久病左右扶護或經旬夜不交睫羞藥進食必身親之旣早失怙恃每以祿不逮養爲終身痛其在西藩不以絲鈔自累乃至子弟造一彩屛亦取焚之而唯於先塋致其崇飾曰在今盡吾誠者止於此耳仲嫂洪夫人享年

九十寢疾經年公一日一候不以風雨寒暑而或廢
無騎則步往彈誠醫藥若孝子之於慈母與人交久
而能敬旣貴而甑石屢空然終不以産業營心雖一
介之微未嘗苟取於人東平尉鄭公載崙嘗問於李
相公台佐曰於今之世亦有不妄語者否李公曰有
之幼麟其人也李公又嘗語德壽曰幼麟在家與妻
子言出而與儕友言登筵而對君父言其言如一無
所加餙雀副學昌大之文曰信足以守國忠足以匡
君直足以憚伏權貴廉足以表正搢紳此非黽勉修
餙而爲皆出於自然之天眞凡此所論皆摭實而言

非有私於公也公少讀書甚勤常坐一室不出褌袴
貼席處或至爛穿為文贍卷嘗失所著儷體數十首
能誦而錄之其聰明強記又如此然守家庭敦寀之
風終不以詞藻自衒故世亦不深知也德壽自釋褐
之初每歎視公為師法而公遽沒矣殄悴之痛比他
人尤深今都憲具狀屬銘其辭質而不華余固懼公
之懿或泯而不著於後也旣按狀直叙而系以銘云
東山公諱趾完銘曰
世稱古今人賢愚不相及若稽我公跡斯論奚可執
酌泉愈爽吳招麾不動汲公為今人身德乃古人合公

居論思職闕遺勤補拾天威雖震薄䄂不撓不懾衆
謗雖蝟毛有舌肯呫囁公居宣化地威惠兩俱洽鍊
卒翃新制畨休十二亜書生識甲兵相國歎良法公
居東西銓奔競為大戢甄拔問何菁惟其望實厭貴
用絶綵毫舉措服靺鞈世運恭回互賢邪異出入盈
盈龍津北訃来一日急邦國奄殄悴士女啜其泣鬱
鬱金老原峩峩斥石立過者疇不式遺風尚可挹

滄溪林先生神道碑銘

先生姓林氏諱泳字德涵號滄溪其先羅州人以高
麗判司宰事諱庇為始祖以宣教郎贈左承旨諱忺

爲曾祖以尚州牧使贈吏曹叅議諱端爲祖以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叅判諱一儒爲考妣贈貞夫人林川趙氏侍直諱錫馨女兵曹叅判希逸之孫也先生生而頴異不類凡兒甫三歲大夫人口受千字文其音義并能通曉嘗戱燈下指其明處曰是爲陽指其暗處曰是爲陰郤康節以燈影界陰陽先生齠年之見暗與之契及其受讀曾先之史略始讀初冊能說二冊事讀二冊又能說三冊四冊事長者怪而問曰若固不之學也奚由而知對曰初者未之曉再者半解半不解旣熟複焉則自能通其未通自是不惟於

文字頴脫超絶氣度宏深寡言笑喜謙讓於外物淡然無所好年及十一二動止儼然已如成人德氣外著聰明內藴其嗜書蓋天性也食以爲餐眠以爲枕杜門潛究不使人知其有未通輒向壁沉思得而後已由是文思日進片言脫口皆可誦也至於性理諸書亦多領會嘗受書李定平興禄至朞三百註不肯教曰老師宿儒之所難解也先生退而究其旨一日而盡通李叩其說大驚異學易於叔祖東里公多發言外之旨東里公曰吾非汝師也遂盡通五經四書旁及於諸子百家泛濫汪洋如泉之涌乎壑而焉之

驟乎康莊也乙巳春以親命遊于靜觀齋李公端相之門李公輙屢遜師席其冬委禽于曺文忠公漢英家曺公覽公所製大驚既而歎曰觀子抱負詩文即是餘事耳連中大小科初試遂擢生員壯元與新榜諸生請兩賢從祀文廟疏遂千言操筆立就名聲日益籍籍然先生不喜以文詞名曰看朱子書深有所感發終日危坐俯讀仰思研究精微又於言行察其自慊與自欺日必有記以自省察慊則圈欺則畫慊與欺半焉則點其刻意篤學類如此嘗往拜玄江朴文純公世采玄江語人林君博聞强記吾所不及也

庚戌魁別試初試翌年擢庭試第二名選隷槐院以
薦陞六品除成均館典籍不就庚申上旣進用舊人
勵精圖治命廷臣擧材賢大臣首以公應命由兵曹
佐郎拜司諫院正言弘文館副修撰上召對儒臣公
進講綱目因備陳學問之方治道之要上曰副修撰
聞名久矣今見前席陳說才學果爲卓異自是日侍經
幄多所裨益屢陳時政得失其言條暢明確援據古
今能使人主傾聽人皆謂筵席論說近世所未有拜
司憲府持平遷校理皆不一除疏論爲學規模以定趣
向爲綱知行爲目而指意精密尋又應旨陳疏條陳

三事曰疏決獄囚也革罷逃故徵布也節損冗費裁
減貢物也事雖不行物情韙之除司諫院獻納兼西
學教授選知製教試士湖南未復命差日本通信書
狀官大臣以親老陳達許遞賜暇湖堂拜吏曹佐郎
兼守禦從事官校書館校理上萬言疏自端本出治
以至為治之具救時之策無不畢舉又言宦寺用事
之漸不可不痛絕癸亥遭內艱始先生在外寢忽覺
腹中若有翻覆狀心驚怪亟入省大夫人氣窒少頃
而甦居五日而竟不起翌年春又丁參判公憂既外
除除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司僕寺正

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右副又除禮曹叅議弘文館副提學成均館大司成幷不就冬授黃海道觀察使先生陳疏辭上批以卿之文學合置經幄而今玆海臬之命亦欲試利器於盤錯親故多貽書勸起先生自永慼後無仕進意累疏得遞及拜綾州牧使乃自載至京朝廷因其至欲留之遂除大司成先生固辭不出俄拜吏曹叅議兼承文院副提調以違牌嚴教特遞由戶曹叅議出爲湖南觀察使朴文純公陳劄忤旨先生疏言臣與朴某進退榮悴義不可獨殊上又降嚴旨特罷先生即日還鄉兩司疏救玉堂劄

請挽行上只命叙用冬拜楊根郡守又除星州牧使
皆不赴已巳有靡妃擧先生自此絶意世事築精舍
於滄浪靜處其中玩心高明倫然有終焉之計甲戌
改紀特超一資授工曹叅判連除行大司成行大司
諫大司憲台命相繼而皆疏辭不起冬拜松都留守
領相南公左相朴公必欲致先生與共國事以先生
病姑畀近都以便醫藥旣以上聞又以私書勉起先
生不得已力疾登途旣到任未幾除副提學請暇將
南歸大臣筵臣相繼陳達請勿強以職事且依先朝
故事畀藥物上教曰林某為國家可惜之臣聞其病

重心甚惻然姑遆本職使之留京取資醫藥先生聞
命感泣曰聖恩至此吾其不得去矣陳疏乞收恩命
俄除工曹叅判取其便於養疾也上遣中使視疾且
授御札曰卿之膏肓之疾展轉沉篤豈但卿之不幸
而已雪裏旅寓藥必難繼特賜數種并柴炭以表予
軫念之意先生益感激涕泣謂希淨曰異恩至此而
病不能手疏謝恩是吾恨也丙子二月六日告逝於
太廟坊第春秋四十八中外士類知與不知莫不齎
咨相吊上亦為之震悼命該曹題給銀布以為返葬之
資又遣禮官致祭四月櫂窆先塋後十三年戊子

遷葬于羅州治東四十里金下面生辛之原曹夫人祔右李夫人祔左曹夫人通德郎建周女淑惠有女士行早沒先生自爲狀其辭甚悲李夫人士人龜年女亦賢有婦德生子薰薰娶海平尹濩女生一子廸夏繼娶贈承旨坡平尹埰女亦生一子翊夏先生禀粹美之資重厚而疏通沉深而英發寬而有制莊而不矜自在童幼神識超詣見大學輯注有論理處悅然若有所契至十七八遂厭詞章之習篤志爲學以至敏之才而用至鈍之功旣慱矣猶考据乎羣書其約也必體認乎道妙探索旣久多有劄錄所以省察

乎内者尤刻厲持敬治心雖造次之間未嘗放過不䂓䂓於矜持而常存虛明之本體惟其病不能耐煩常語人曰吾內檢吾心則別無走作時而多不免昏瞀又其所自爲日錄云心存時視聽食息自覺無纖微私吝而纔有間斷便是昏濁人此雖自道之辭而亦可見其功之專而所造之深矣肴書六行俱下一再覽輒誦誦又久而能不忘居家篤於孝友事父母愉色婉容務順適其意墓祭一遵考亭成法四時必行時祭於廟䆀品俱有定數以爲傳家之式凡弟宗族之間愛洽而情遍平居淵嘿恂恂謙退而遇人叩

問論難則神精英發語纚纚如貫珠剖析微奧善於
開發人意人有一知半解即樂聽而好問不知有餘
在已是以覯德者靡不心醉退而充然如有得也甌
石屢空自奉甚薄而世之富貴名利無足以動其中
立朝惟以輔導君德為先凡於制治之具參酌古今
講論甚熟要以須時而行其所志末年一出蓋有意
於見可之機小貞之義而不幸赴召之初玄江告逝
先生之疾又遽革矣此殆關於時運其又謂之何哉
始先生懸朝議携貳常有意石潭調劑之論及庚申
以後山林與勳戚相表裏士趍益偷則遂與趙迂齋

持謙朴定齋泰輔等三四同志一意倣張清議囊封幄對前後眷眷使其言得行於時庶不至淪胥於己已之禍矣後之撫跡而追想者其有不慨然太息於斯乎爲文不事藻飾而天機瞻暢其與人論學諸書委曲懇至退陶以後嘗無其比詩亦典雅得古人體格同時主文苑者多讓於先生云噫以先生天分之高問學之早其所自得有非後學所敢窺測惟其善於韜晦内而不出故世之知先生者或謂之文學博洽或謂之恬退自守或謂之篤學不勸而若其造詣之深則鮮有能知之者然此於先生又何輕重之有

哉天之於先生與其德而不與其年使不少究其所
學斯民不得被其澤後生不得淑其身此何理也哉
有遺集若干卷藏于家德壽生及先生在世之日而
以地有南北之隔終不能奉箒於門庭以爲平生恨
今翊夏以墓碑之銘見托謹按狀記其大畧續爲銘
曰
先生之學不極不輟旣慱以文亦精其察察之旣精
亦踐之實主敬功深私吝廓絶本源虛明其和孰滑如
鑑照物如波不汩體立用行外內交徹聖主虛襟
須厥施設藥須薪繼念軫貞疾天固厥治俾賢云沒

惟有遺書克闡理窟尚後是式如承講說錦城之東
有幽其室載峙貞珉高風烈烈

東萊府使贈吏曹判書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明浚字士深系出韓山在前朝末稼亭牧隱父
子以文學名動中國至今雖婦人小子皆能誦其號
自是冠冕相承蔚為東方甲族公之曾大父曰吏曹
判書贈領議政諡忠貞顯英大父曰僉知中樞府事贈
吏曹判書徽祚父曰翼齡有才行早歿母全州李氏
佐郎杭女公之在娠母夫人夢白龍入室既生而端
莊愛物乳母嘗得彩禽俾供玩公曰吾不忍其無罪

被縶解其縶縱之童而遭內外艱哀有過而禮無違
事繼母洪夫人盡其誠敬判書公每對人稱其孝曰
光吾門者必是兒也趙迂齋持論於人少許可獨期
賞公甚重丙子登司馬丁丑擢庭試文科選隷槐院
出為自如道察訪値歲歉苦以簡儉濯痍煦寒郵卒
大蘇及遞歸銘于石以寓追思內遷承政院注書薦
入藝文館為檢閱正言趙泰一不滿於副末薦而惡
獨漏公乃以名閥家行奬翊公而坐以冒嫌應講并
請削既停啓因大臣言陞六品除禮曹佐郎移兵曹
佐郎丁洪夫人憂柴頓見骨而朝夕饋奠未嘗不躬

行三年廬墓鬚髮盡變服闋復拜兵曹佐郎陞正郎
差湖南推考敬差官還拜文學移司憲府持平以冬
至書狀官赴燕得例須金帛散畀從行者毫髮無所
染還拜正言南相九萬柳相尚運以甲戌按獄爲時
議所排上激怒憲臣言始叙而旋命罷其職臺官爭
之而有一人隨停其啓公劾其人而復發前啓曰憲
長筵奏雖不槪於聖心屛蟄兩臣顧何所與聖怒一
遷政令顚倒過擧不可終成輿論不可終抑承命試
士湖西還復拜持平李觀命以論事忤旨斥補外邑
公又爭以爲人君聽納貴乎包容近臣外補亦非美

事又言吏曹判書洪受瀗以一時論議之異同爲人物進退之機閔崔異時議雖善類而錮廢附麗私黨雖闒茸而汲引罷散人請叙之規必全數書進以待處分而不曾啓稟直陳某某人當叙此等擧措大駭物情宜罷其職再啓即允丙戌承命廉察畿甸論一邑宰貪汚將抵重辟其人僞造公書抵查官人或勸公疏論公曰糾劾汚吏吾旣無負吾責矣吾不忍復摘其隱惡重使陷於不測其仁心善恕多如此差備局郎拜司書京畿都事出爲臨陂縣令淸簡爲治民懷吏畏所捧巫布甚多一不自入盡歸之新任内遷

獻納遷知製敎俄拜弘文舘副修撰遷掌令陞司諫
因事罷叙拜副校理移輔德又移司僕寺正出爲光
州牧使鋤强澤羸杖殺猾吏爲民害者闔境清肅翕
然稱治民有從兄弟相訟者公曰教化未明繄我之
咎非若本性然也且歸思之民乃懲悔不復爭或問
公公在臨邑豈不寬仁尚乎何前後之異公曰寬猛
隨地而異施奚可同也内遷修撰邑民詣備局願借
公朞年大臣又白公善治狀請仍任上許之辛卯除
執義避遞連擬玉署東壁春坊兼任皆斬點廌授東
萊府使倭情變詐百端公推誠信待之能致其感服

凡有所欲爲必先探公意苟折之以理則輒曰李爺豈我欺也嘗移書公曰執事政化溢于一道施及隣境餘先所被無不家說而户誦苟非渾然天性豈能使人人稱其政治至此哉李御史秉常褒公治績有云請托不行於私逕侵擾不及於民間倭産玩好絶不近前到任三年不造一柄刀公議多欲增秩而爲當路所沮只施錫馬之典乙未三月十四日以微恙告終于客館享年五十八其五月歸葬于長湍津東面先塋子坐之原方公之病邑民競以犧牲齋沐祭神寺僧至燃臂祈佛館倭亦寓書醫人願竭良方療

甬賢侯及公沒一境之內巷哭相聞雖村童里婦之無所知皆不肉而倭人亦悲泣素食去樂者屢日大臣陳公孝行幷及居官廉謹上命贈從二品職至戊申以子夏徵叅原從功加贈吏曹判書兼帶如例丙辰洪夫人諸宗黨舉公至行呈文儀曹公同里人又合辭齊籲命有司旌公閭曰孝子李某之門於是乎公之懿行始可以昭著於今與後矣公氣貌莊重動止安詳不以急遽與燕私而改其度接人無畦畛而至其守之確也則利害得失不足以動其中處黨論之世一不肯上下徵逐終日隱几門庭閴然無人跡世

之喜刻覈者或多不悅於公而公逌然不之顧也內
行爲人所難及洪夫人病火昇雖冬夜多啓戶公拱
立堦前每達曙霜霰着面鬚髮懸氷家人請休則曰
病親當風寒何心就溫或承呵責則跪陳自悔之意
終日侍坐不命不退家雖窮奉養必殫其誠出外遇
一可口輒袖歸以進朝夕率家人爲兒戲歡得其一
笑至僕奚鷄犬每夫人所愛亦愛恩遇有加洪參判
璛夫人姨兄夫人嘗有疾寓其家窄甚公處一間廳
事經冬夏忍寒暑乃至不解衣帶躬煎藥嘗而進之
夫人却不肯服則涕泣強勸色戚而辭懇聞者多感

泣洪公每語人為子孰不欲盡子職而如其誠孝在
古亦當罕有推以待宗黨亦曲有恩意恤其病而濟
其婚喪釋褐二十年累綰外符而環堵蕭然常多不
炊之時未嘗一問有無惟垂簾看書而已遇烈風迅
雷雖深夜必整冠跪坐在官視事終日無惰容尤慎
刑杖不以私怒輒施笞箠此公為人之大畧也配貞
夫人青松沈氏贈吏曹叅判楷之女孝順慈良宗黨
咸稱其德沒于甲寅十一月四日享年八十其葬與
公同兆有二男三女男夏徵今韓山郡守次夏錫今
禮山縣監女長適叅奉金明行次適任守成次適尹

邃內外孫曾總若干人公於德壽爲再從叔又忝司
馬同榜每謂公行誼廉操尙求之古人而惜其不大
施於世今韓山以公墓文見屬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孝衷仁鉄欵薄俗各存七尺昧生育昨日寒乞今日
富毘運神輸滿若堵嗟公純行五十慕孝事繼母如
事母爲彼不清作雪玉菜根有味咬勝肉忠臣可但
狡倭服山僧燃臂邊氓哭行爲世法名世傳作人如
公斯爲全津東之原公所藏曷不敬哉遺風長

領議政明谷崔公神道碑銘

自古君子懷才抱術得君而欲有所施設也則輙有

娼疾之人居間而沮敗之俾不得安於朝廷之上此世道所以常多亂而民所以不蒙善治之澤也近世人材固不及於古然如明谷崔相公寔希世之人物也其得君亦不可謂不專而每為譖口所懸未嘗有周年之居位後之論其世者詎不為之慨然而太息乎公之始相在丁丑春時王世子冊封有年請須誥燕中而見格及公奏請則竣事而歸上深以黨習戒朝臣公曰朝絫極言其弊仍反已巳人罪名差輕者宜稍調叙時議咸不悅歲飢請糴於清人清人船粟而致之公儐于灣時議又咎公不能拒無禮之書論

罷公職及改封莊思二陵台公摠理公疏論濼書曰
求減尺寸之恥反取尋丈之辱國體事宜未免交失
所以甘受罪謗不欲生患國事此公初拜相而初見
惎也己卯陞左揆陳疏數千餘言備論政弊民瘼條
陳職官選擧田賦軍旅四事請行通變之政未幾同
事罷叙付判敦寧時有科獄罷己卯增廣全榜議更
設庭試公持不可又言士習壞汚宜数年不設科以
示防範之意上嘉納而人多怨之者此公再相而再
見惎也辛巳拜領議政兼内局提調宮中有巫蠱獄
賜禧嬪張氏自盡公上劄曰昔田叔燒梁獄辭請無

以梁事為問以安太后況今春宮情境其可比論於
太后之涕泣不食而已乎禧嬪設有難赦之罪念春
宮誕育之恩為春宮憂傷之慮少賜寬貸不至於究
竟暴揚而左右不逞之徒則依律致辟如羊勝等之
為恐不悖於處變之道上拒不納公又具劄袖進曰
殿下之有春宮將以托宗社之重今以惡逆不道勘
之於其母行憯切之誅而謂春宮保可安善恐無是
理上嚴批切責公陳劄請罪復申前說反復苦爭且
曰以堂堂千乘之尊日取妖巫賤婢親自詰問亦豈
人君之體上大怒呵責甚嚴特命中道付處旣蒙放

以鎮川有溪山之勝搆亭鑿沼無北還意此公三拜
相而三見斥也癸未上思公復以官召公累疏固辭
而上眷彌勤公不得已赴命正言金普澤疏詆公以
辛巳三劄謂之獲逆公出郊連章辭職差赴燕正使
亦不應命遂得遞棲屑圻郊以編纂古書自娛翌年
上降別諭開釋前事公猶陳章不就命此公四拜相
而四見甚也乙酉夏命復前職仍命史官偕来公引
前事固辭遂得解此公五拜相而五見甚也丙戌又
拜首相時有卜相命公以為大臣之職以人事君而
莫重於置相遂削趙泰采舊卜是年春有事皇壇公

嘗攝祭黨人謂遲川公嘗主和戎之議公其孫也不嘗將事於神宗之祀使儒生宋婺源疏詆遲川以及於公公陳疏備陳事始末上賜批痛斥婺源之誣續遣史官承旨敦諭會上有疾公以帶內局故遂出膺命公嘗謂有國先務莫急於崇儒乃上箚曰後世儒者豈盡切於時用使掌錢穀非必裕國計也使治甲兵非必壯戎政也雖然談經好古砥礪名行之士多在朝廷則官僚有所敬憚士民有所觀效世道風俗必不至大壞矧今士惟以科宦為業不知學識行能之可貴而貪污躁競敗官壞身者往往有之今之憂

國者必曰朋黨而臣以爲道學之衰替其憂尤大請以學術行義經學才識四科爲目令大臣六卿及三司長官各薦二人公劄薦尹東洙等有林溥者陳疏見竄至是因臺啓鞫問公爲委官按治所引言根率多死亡辭絶無可問乃參酌情理輕重施罪而竄溥遠地以其有禍心也時議固不快於公及上怒李潛疏至親鞫而乃有不殺林溥繼有潛疏之教於是臺臣李德英李邦彥秉閒投疏追論溥獄据援多端公出江外連章辭職遂遞付西樞此公六拜相而六見甚也丁亥上復名公掌令李裕民稱頌上功德之盛

宜上尊號斥公不於進宴時陳請公䟽言此事發端
有年而聖意謙挹讓而不居斯可以匹美堯舜增光
簡冊臣方感歎將順之不暇建議陳請非臣賤慮之
所及左相金昌集又以溥獄詆公公陳䟽悉論按獄
本末上優批勉出公而以昌集爲網打善類以德英
爲用意不正公遂力求去此公七拜相而七見黜也
冬還前職時有雷異上降罪已教公䟽陳修省振勵
之道先是追論閔黙罪挐戮之典凡罪人非承欵
雖逆誅妻子不隨坐至是公論其非法尹世綏目之
以護逆秉機詆陷公又出郊祈免得遞付西樞此公

八拜相而八見甚也己丑秋上特命引見公即榻前
拜相親授命召辭旨絶隆摯公固讓出又連章終不
得命權益平者無賴子也黨人忌公恩遇隆百計去
公再嗾益平投疏搆捏公又出城陳章上再遣都承
旨諭意又以手書賜批公不得已出仕疏陳政弊四
條曰革隣族以除民怨曰矯錢弊以紓民困曰收校
布以處閑民曰制保米以寬束伍上令廟堂熟講俾
有宗效海西賦役不均民不堪命公請行詳定法遂
李彦經李濟継為方伯商確便宜毎邑量其支用多
寡按結收米悉停諸色征歛法行之初小民便之而

守令及豪右胥興異言公曰一家哭何如十家哭持之益堅行有年西民咸鼓舞關東多山而地瘠墝磽不常田政尤紊公建請改量擢李公台佐爲方伯酌官民便否而弛張之事克有就嘗讀禮書病其蕪雜積年修證屢易草藁始克成書名曰禮記類編庚辰具疏投進上命芸閣及兩南刊布至是承旨李觀命謂其有異同於朱子註說陳疏力詆以爲毁經侮賢公陳章自辨而京外儒生搜面迭起章交公車上皆痛斥及公連疏丐免復優批勉出公辭益力章凡二十一上知不可強遂許遞此公九拜相而九見慈也

冬復畀前任因上候未寧公入直內局庚寅正月擀
下嚴敎引春秋不嘗藥三提調并命削黜承旨三司
爭執者皆遭嚴旨最後因徐左相宗泰劄論始命寢
削黜而怒猶不解人莫測其故於是合啓繼發請罷
公職又請毀類編鄭澔復唱加律之論請遠竄終不
允此公十拜相而十見甚也公於國事知無不爲雖
屢躓屢起而忠赤炳然終不少變公之季知公有意
斯世而慮及於患貽書勉戒曰處身之方莫如不出
謀國之道莫如不爲公歎曰天下事不敎人做更敎
誰做此固出於愛我而非至言也蓋公素志如此嗚

呼若公其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辛卯敘付
西樞俄降別諭開釋前事命史官偕來公九疏懇辭
適上疾劇公倉卒入見上所以慰藉之者甚厚士林
操文祭尹明齋而請公潤色公不能拒也館學生以
語逼宋相時烈疏詆公至謂誣孝廟上知其誣不納
乙未公年七十八耆社其冬得吐血症上遣醫診視
內隷問病十一月十一日告終于溪沙之寓舍訃聞
下教震悼命擇給棺材丞舉禮葬給祿三年成服日
兩殿遣官致弔致祭以丙申正月葬于清州大宋里
遲川公兆次枕坎之原夫人合窆焉公初諱錫萬後

以嫌改諱錫嵒字汝和完山人高麗上將軍純爵其始祖也曾祖諱起南游成牛溪門有重名歷官應教舍人光海朝爲羣小所擠棄官永興府使累贈領議政完興府院君祖諱命吉策靖社元勳官領議政完城府院君謚文忠文忠始無子取第吏曹叅判諱專吉子後亮爲後仕至漢城府左尹襲封完陵君娶廣州安氏觀察使獻徵女公之所生考妣也文忠繼娶而生子後尚官止弘文舘應教無嗣又娶公爲子所後妣咸平李氏咸陵府院君澥之女也公之在娠安夫人夢朱袍象笏者端坐舍後山頂從衛甚盛生而

神彩手秀端重有度旣識字便曉部首之分仍及六
書篆籀之體聰記絶倫過目輒成誦日夜守書榻不
去九歳誦詩書十二通易象卦爻之變占揲之法手
畫爲圖綜覽百家爲詩文下筆沛然一時藉藉稱神
童旣而閱性理書欣然有契於心作小學叙論學問
始終如宿儒老師長老嗟異之丙午擢進士壯元生
員第八辛亥中庭試丙科隷槐院拜說書薦授藝文
館檢閱以嫌遞復拜說書癸丑持安夫人服東宮嘗
問講官崔說書何久不見制除叙待教陞奉教遷玉
堂南床錄領相許積惡吳公道一嘗謗已 廷毁史薦

公疏辭就理譴罷叙陞典籍轉監察禮曺佐郎移兵
曺陞正郎遷知製敎出為全羅都事金公錫胄為兵
判啓留之辟守禦從事特授弘文館修撰轉校理時
朝著一變宋公時烈金公壽恒非罪在謫公曰應旨
疏并論之兩司俱請遠竄上不之許曰許積言命削
黜既叙拜兵曺正郎應製居首又賜虎皮翌日特授
副應教及羣小屏黜舊人登用無改修實錄郎承文
校檢四學公都會試官叙鞫廳勞陞通政以資格未
準還寢除司僕寺正還應教兼漢學教授大臣言典
翰久虛有通經學長於文詞者宜令居之於是以公

為典翰上富於春秋勤典學公每侍講反復啓告自
性命之理經國之謨究極本末而論之諸臣皆屬目
聳聽因暑例停經筵公疏言人主典學不可以寒暑
有所間斷上答以戒誨得宜仍御經筵時李師命有
殊眷驟加進用公引韓琦論蘇軾事請毋過寵以招
指目以會盟祭讀誓官進階通政拜兵曹參知移同
副承旨遭所後考東岡公喪壬戌繼遭內艱服闋拜
刑曹參議移右副承旨轉至左承旨兼承文副提調
遆拜大司成移副提學乙丑四學儒生發尹明齋私
書謂之侮辱栗谷四館以發人私書罰儒生金領相

壽恒右學儒請罷四館職公疏論其失上謂敲撼大
臣命罷職不叙旣叙除副提學不就特陞户曹叅判
移大司成邊氓越境淸朝致罰金公以陳奏副使赴
燕未準請還被劾罷叙拜右尹副捴管移都承旨羅
堂令良佐疏辨其師尹美村被誣大臣以侵侮宋相
爲罪請遠竄公疏直其寃被嚴旨遆除刑曹叅判兼
司饔提調又移副提學上始行朝叅公進位子六箴
賜席皮以奬改造渾天儀以公曉乾象命管其事工
訖命製進齊政閣記又有豹皮之賜兼備局有司堂
上時後宮張氏有寵玉堂官以論宮掖事見忤者數

人公肄館僚陳劄言中外皆謂語涉宮禁不蒙寬貸
無不窃歎而懷憂彼數臣者終得敢言之名而罪諫
之過歸於君父殿下於數臣者亦何深惡使四方窺
淺深哉兼恵局堂上罪宗杭黨於張氏有上眷朴玄
石世采劄論之上怒命罷其職公肄諸僚争之不能
得而南領相九萬吕右相聖齊請對語多觸咈上大
怒命安置兩相疑公唆囑大臣命拿鞫擧朝震惧俄
改命削職兩司并請還収久而得請公於辭疏深以
辭氣猝暴為戒継以不能啓沃引罪連除大司成禮
曹叅判移吏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以寫徽陵銘旌

進嘉義階持平李益壽毁張嬪母屋輪忤上意公連
首擬三司上既盡黜舊臣遂以此罪公出補安東府
使以親癠遞庚午除連安府使癸酉遭生考喪丙子
外除拜禮吏曹叅判兼典牲署提調未幾擢授漢城
府判尹移大司憲遞拜刑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
事俄拜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請以儒學之士充
書筵官啓差李世弼等十人請增減蔭官叅外之額
稍疏仕滿淹滯者又請稍通庶孽處以三曹以盡用
才之方上降畫幽詩二障命公題詩公旣撰進而曰
附疏以諷請加意於制産經國之道居數日教曰頃

日吏判劄陳保民之策如有所料量使條列以聞公
遂陳時務十事皆切時之言其終曰除免稅戎侈習
事關宫禁似難遽革然在易朋亡之傳曰禁奢侈則
害於近戚限田産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不能斷以
大公是牽於朋比也上優批褒答翌年而遂膺大拜
命公高朗樂易天賦既絶異於人而早悅性理之言
持養有方貌莊而氣温外和而内剛平生無忿厲之
容暴慢之言旣登朝慨然有當世之志自朝章國故
靡不留意講究欲脩擧政救生民庶幾振國勢之委
靡其區畫設施屢發於章奏前後累萬言内外所莅

皆有紀述書雲職廢生徒解知曆筭擇能筭者講曆
法分授生徒課其精鹽而上下其稍廩未數月而競
勸我東星緯徵應散失無可考令崔天壁採摭史來
編成天東象緯考印進購儀象志於燕肆按啚作占
晷測遠之器日影儀半天儀以進喜讀經傳旣貴猶
不廢誦習慱通十三經貫穿箋疏其所講說若取諸
囊中旣編定戴記論孟並有類編庸學心經并有啚
節論者謂前輩名賢經學亦當有遜於公云老佛二
家之說亦究論其通蔽得失嘗著說辨陽明學術之
疵自理氣源頭天人性命之際以至宇宙世界方國

輿地靡不根極而眇論之學者聽之不厭性好禮凡
經典疑變究其節目達其源流取家禮書儀諸儒先
禮說叅合時宜著四禮家式一時士大夫於喪禮冠
婚有疑輒來質未嘗考閱書冊造次皆口占以荅根
据明確龜川李公世弼深於禮學嘗語人明谷禮學
極博有牛栗以下諸賢所不及深斥左道雜術不惑
於拘忌之說神怪之事嘗著說論地術之無稽爲都
憲時啓請禁之曰古者墓而不墳後世有封樹窆葬
之制不過爲安固體魄而已風水之說倡於晋魏至
于今日流弊已極夫窮達禍福自有天命地於何有

衆人不知妄意營求蠹財病民其害不一至於偷薄
不息獄訟繁興職此之由空設法嚴禁識者䟽之崇
奬儒士常加愛重往復切磋終始無倦嘗曰士友之
言雖不盡用意見終非俗流之比口不言人過失雖
寒生賤流必以身禮下之有一藝一能奬子訂進猶
恐不及或以宰相門庭多人客為諷公曰烏歟不可
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挾位棄士以為高
閉門拒人以為簡吾不能也其於箴規之言尤欣然
聽納無忤意曰能言吾過者是吾師也喜施與視財
產如糞土嘗言財產之久蓄非天理必隨手散去然

後爲快此皆出於天性非勉强也公之文章以六經爲本而貫穿百家不以呫嗶刻雕爲工而渾厚典實文苑諸公皆自以爲不如也所著文集三十六卷行于世公於藝術無不傍通而於字學韻書殆於天得沉潛硏窮味之如芻豢辨其得失勘其訛謬嘗自笑曰此如嗜土炭獨知其味擧世無可與語惟俟後世子雲耳著經世正韻序說韻會箋要六書譜又精於筭學發揮筭術源流著九數畧夫人慶州李氏左議政慶億女弘重淵懿有識慮明於大義擧一男二女男昌大副提學女適李聖輝李景佐昌大娶判書吳斗

寅女無子取從兄子守身為後李景佐繼子宗垣
側出二女皆幼守身仕至縣令娶叅判趙遠命女生
子二人曰弘簡弘靖弘簡中生員壯元弘簡以副學
公所為狀求為墓道之銘盖自公至弘簡已四世矣
而余備見其存沒為之俛仰感歎而為之銘曰
玉產崑岡光氣美瑑而置之明堂器有如相國萬天
畀神俊邁倫世之瑞齠年耽書刻勵似精通大易抉
微旨禮書蕪雜編以類天高垂象坐可致六書有譜
窮籀史穰穰百家包不遺衆蛙皆喑響殷坻羽儀王
朝鸞鵠峙選事竭論議不避豈是謇謇聖主倚事要

人倣敢怠棄陳忠獻規非一二興壞補弊殫厥志海
原均役愽殺利尊崇經術禮儒士相府十登躓而起
彼實狺狺勤旁伺君子奚病安吾義嗟公才學古罕
比用而不究豈天意衆里之原稱吉地祔于名祖協
神理篆詞貞珉後人視

開城府留守宋公神道碑銘

公諱正明字子和宋籍礪山前朝之松禮本朝之益
孫俱策勳封君八傳而為禮曹叅議贈吏曹判書諱
克訒生諱時喆承政院左承旨贈左叅贊公之曾祖
也祖諱光淹義禁府都事贈吏曹叅判考諱徵殷戶

書叅判贈左賛成寔唐津縣監諱光洵之子而子於叅
判公妣驪興閔氏海州牧使燾女公之生在叅贊公
周甲之歲小字後庚所以識也其幼年在母抱已能
畫乳作字稍長嗜書如聲色不督不輟丁卯中司馬
兩塲己卯擢庭試文科登翰苑薦金鎭龜謂公嘗斥
大老沮敗之公議甚駭遞隷槐院由副正字除侍講
院說書陞兵曺佐郎移司諫院正言病遆出監果川
縣盡心職事綜理精密數年之間弊易壞興民謠於
野吏戢其奸因事為金普澤劾罷始賛成公在玉堂
嘗劄論外戚干政至是父尼史黨子構徵旨怨毒之

於人其亦甚矣叙拜兵曹正郎司書文學又兼守禦
從事備局郎皆未久而遞嘗以持平陳疏言後宮位
號漸廣經用日就耗費而臺論之涉於宮庄者輒靳
允甚非宮府一體之意又言都城改築曾不先事區
畫及其財匱役圮無以彌縫則半途而悔若作若輟
不免貽笑四方又言我朝法制即聖祖之所彌綸賢
輔之所贊成雖有年久而滋弊者不過修明整頓而
已今乃一切紛更之改尾易棟巨廈益頹棼絲亂緒
大綱漸紊無益而徒亂上賜批嘉納摠戎使李宇恒
妄愎貪猾蕩竭軍儲屛騶夜行蹤跡詭秘公論啓罷

之承命廉察海西荒堡窮閻出沒殆遍褒黜不戾實
蹟區畫動合事宜廟堂諸公交口稱善而海民訖今
賴之遂入玉堂爲修撰校理丁亥擢重試間拜持憲
獻納而在館職者爲多曰冬雷與同僚進箚以立志
敬天典學勤政納諫破黨崇儉愛民爲目拜吏曹佐
郎兼南學敎授侍講院司書出爲北道兵馬評事翌
年復拜吏曹佐郎兼校書館校理中學敎授又兼禁
衛郎疏論北路民瘼多見採施陞正郎兼侍講院文
學漢學敎授上命遂湖堂官并名政院玉堂春坊騎
省出題試藝而使文衡考定其高下公以春坊兼官應

製居毘特賜貂帽以奬之文衡始遞湖堂而公不與
及見公所製出衆作遠甚殊有憮然色遣嚴旨旣罷
旋仍遞知製敎叙陞軍資正移輔德遆拜副應校應
敎兼㣧善訓局郞淸人咨報海寇之警朝野爲沸動
公與同僚陳箚以正朝廷結民心蒐人才爲要擢拜
同副承旨旣遆復授轉右副以嫌遆拜判決事大司
諫朝議將築北漢城公以向日築都城事爲戒仍請
加意於節用愛民上歎其所論之切宲渭原民冒禁
越江戕殺淸人淸差穆克登等五人来住鳳凰城要
與我人會查朝廷將擇長於詩慮之人衆謂非公莫

可遂適時任刑曹佐貳以公代之稱為叅覈使公馳詣柵門與克登會究問犯人旣事克登謂有皇旨將審殺人地方無論上國與朝鮮地惟捨險就夷俾底于安行公折以事理反覆數千言克登怒甚公不撓不慴争之愈力克登等知其終不可屈遂各由本國界作行至中路又忽變計必欲從我地公多般開諭而後事得已是時廷臣多為大言而宗恇撓罔措其懸搆荅辭自謂石畫者不出公爛熳熟講之零芟餘智而一唱百和交口詆毀請推請罷持之不已誠可慨也公未復命朝廷授以慶尚道觀察使及削黜之

啓發而上終不允則遂屏居湖上咬菜茹糲若將終
身旣叙以未擬拜諫長遆拜禮曹叅議有李萬葉者
疏斥公公陳疏辭職上批以危險之言不足爲嫌遆
㽦羅叙拜右副承旨出爲忠淸道觀察使牒訴堆案
日未移而如洗其以一事再呈者又輒能立辨人服
其明每夜秉燭閱文書剖析必得其情公州新易倅
未至田政紊甚公畀幕裨釐正而親自指授出賦之均
設邑以来所未有取藍田呂氏鄕約叅以先賢遺法
註釋而諺飜遍諭坊曲使皆從事勸課儒生每朔命
題試藝賞以紙筆以母病陳情乞遆上慜而許之會

歲大飢命公管春賑及仍而猶不得歸公慮心罷精講究荒政每乘小轎悉屏導衛躬省田野以爲守宰率朝令不給旱田災公封疏備陳民間殿屎之狀其言懇惻上動聽賜批曰疏辭如此令廟堂稟處凡係賑政悉心思度勿憚條奏之頻繁是歲湖民之免於流亡繄公是賴德壽嘗宰湖之文義屢往來嘗下嘗下人稱近世方伯之善其治者必擧公及沈公壽賢沈公以嚴公以慈其規模不同而皆能久而見思云甲午始遽除禮曹叅議遽拜兵曹叅知移承旨水原府使值御史試武才他時冒赴奸占者多公按籍發

擒雖一家見托皆拒不受隋城人稱其公內遷大司

成俄拜全羅道觀察使因舊使仍任不赴除兵曹叅

議薦授開城府留守陞嘉善階儒林變起多士竄配

乃至爭自繫於獄公奮然曰吾乃禁闥舊臣吾而不

言其誰言者遂因辭疏備言士氣之不可摧摳處分

之失於過中上不納然猶賜溫批俾勿過辭賛成公

由是職內移未半年而公又繼之世皆以爲榮而公

顧兢兢以滿盈爲懼歲歉公請于朝先移江都餉米

數千斛減價與民而用錢顧買都下貢物以三南漕

穀償江都之貸不煩民力不費公貨穀賤於市民謠

於道城外失火延燒百餘家捐官耗以濟其急弛松禁給苫盖又馳聞於朝發賑癘穀白給於是窮民安堵如故聚府之耆老設宴以優聖廟歲久多傷拓而新之殿宇講堂煥然改觀仍行白日場於大成殿旣罷感疾八日而沒戊戌五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四十九弔祭致賻并如禮公沈凝有冕度自少喜讀小學書雖決科從宦亦不廢乃至四子近思録皆次苐用力其平日所行多從此出居家事父母至孝父母所欲先意承奉不翅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歷職内外雖律己清愼而至於致養之節則靡不用其情不獨潲

瀡之無所闕如歲月之備亦無毫髮虧欠友愛羣弟
嘗構小齋扁以一樂與之讀書其中至諸親黨待之
一於和厚周恤拯救惟力是視從祖泛虛公及外王
考牧使公墓道俱闕顯刻并治石舟致墓下令之人
有能是者乎自奉甚薄章身朝服至垢汚而不易鳳
城之行關西伯用使行盤纏例贈百金公辭以行具
已辦不肯受追送京第而竟亦不受嘗戒諸弟曰吾
家父子兄弟并列華膴人忌物猜理所必至況可臧
否人物喜權立勢溺身於訐揚傾奪之場乎汝輩其
愼之又曰人固不可爲浮議所動然事在面前遲回

巧避亦士君子所耻唯當官盡職遇事即應斯其可

矣公之精神才具固過人遠甚而達事理識治體濟

以敏恪以故世之知公與不知公者無不以公輔期

公而半途而税有藴莫施於乎其可惜也詩文典贍

不爲奇辭僻語而緣筆起趣斐然可觀惟其爲政術

吏才所掩故人不能深知也果州菫七面而面皆有

碑湖西数十邑亦然至松都則自公寢疾民塡街問

候及公沒徹市號哭至鞠而乃已行商于外者皆設

位而哭初再朞父老聚哭滿月臺下又建祠設牌以

爲香火之所此豈有威令所驅而然哉夫人金海金

氏右議政字杭女孝事舅姑義輔君子婦德甚備及
公沒日夜哭不絶聲竟遘毒癘繼沒以八月同公葬
于西山長興谷有一子三女子翼輔官承旨女適朴
師洙判書次適柳儼參判次適李顯猷始公逮賫成
公在世并躋亞卿而公之弟判書成明判書真明俱
列清要門戶焜燿世所艶慕乃今賫成公位不偶德
而公兄弟次第爲秋栢之宗矣余旣備見其興衰爲
之嗟悼不足謹据二哥判書公所爲狀序次其大畧
而又爲銘曰
巨室將營必資匠石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懿玆宋公

瑞世鸑鷟雍容祥和不矯不激内藴精華外斂圭角
左右咸宜藹厥聲績據義折辯殊俗亦服彼翕訿者
載鬼與讟公大醫王疲癃是藥有窮其碑有雷其哭
使處巖廊丞展所蓄功利及物曷量其慱惟其短造
民斯無福西原有土埋此隻璧寒暑遆搜衮髙愈憶
勤銘昭跡瞻者其式